

水滸

第六十二回

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

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，却不曾水，被「浪裏白跳」張順排翻了船，倒撞下水去。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，又鑽過對岸來，搶了扑刀，張順把盧俊義直奔岸邊來。早點起火把，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，接上岸來，團團圍住，解了腰刀，盡脫下溼衣服，便要將索綁縛。只見「神行太保」戴宗傳令，高叫將來：「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！」隨即差人將一包襖錦衣褲，與盧俊義穿着。八個小嘍囉，擡過一乘轎來，扶盧員外上轎便行。只見遠遠地，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，照着一簇人馬，動着鼓樂，前來迎接；爲頭宋江，吳用，公孫勝，後面都是衆頭領。一齊下馬，盧俊義慌忙下轎，宋江先跪，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。盧俊義亦跪下還禮道：「既被擒捉，願求早死！」宋江大笑，說道：「且請員外上轎。」衆人一齊上馬，動着鼓樂，迎上三關，直到忠義堂前下馬，請盧俊義到廳上，明晃晃地點着燈燭。宋江向前陪話道：「小可

久聞員外大名，如雷貫耳，今日幸得拜識，太慰平生。却纔衆兄弟甚是冒瀆，萬乞恕罪。」吳用上前說道：「昨奉兄長之命，特令吳某親詣門牆，以賣卦爲由，賺員外上山，共聚大義，一同替天行道。」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。盧俊義答禮道：「不才無識無能，誤犯虎威，萬死尙輕，何故相戲？」宋江陪笑道：「怎敢相戲。實慕員外威德，如饑如渴，萬望不棄鄙處，爲山寨之主，早晚共聽嚴命。」盧俊義回說：「寧就死亡，實難從命。」吳用道：「來日却又商議。」當時置備酒食管待。盧俊義無計奈何，只得飲了幾杯，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。

次日，宋江殺羊宰馬，大排筵宴，請出盧員外來赴席，再三再四，謙讓在中間裏坐了。酒至數巡，宋江起身把盞，陪話道：「夜來甚是衝撞，幸望寬恕。雖然山寨窄小，不堪歇馬，員外可看「忠義」二字之面。」宋江情願讓位，休得推却。盧俊義答道：「頭領差矣！小可身無罪累，頗有些少家私，生爲大宋人，死爲大宋鬼，寧死實難聽從。」吳用并衆頭領一個個說，盧俊義越不肯落草。吳用道：「員外既然不肯，難道逼勒？只留得員外身，留不得員外心。只是衆弟兄難得員外到此，既然不肯入夥，且請小寨略住數日，却送還宅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小可在此不妨，只恐家中老小，不知這般的消息。」吳用道：「這事容易，先教李

固送了車仗回去，員外遲去幾日，却何妨？」吳用問道：「李都管，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？」李固應道：「一些兒不少。」宋江叫取兩個大銀，把與李固；兩個小銀，打發當直的；那十個車脚，共與他白銀十兩。衆人拜謝。盧俊義分付李固道：「我的苦，你都知了。你回家中，說與娘子，不要憂心，我過三五日，便回也。」李固只要脫身，滿口應說：「但不妨事。」辭了便下忠義堂去。吳用隨即便起身說道：「員外寬心少坐，小生發送李都管下山，便來也。」

吳用只推發送李固，却先到金沙灘等候。少刻，李固和兩個當直的，并車仗頭口人伴，都下山來。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邊，坐在柳陰樹下，便喚李固近前說道：「你的主人，已和我們商議定了：今坐第二把交椅。此乃木曾上山時，預先寫下四句反詩，在家裏壁上。我教你們知道：壁上二十八個字，每一句包着一個字。『蘆花蕩裏一扁舟，』包個「盧」字；『俊傑那能此地遊，』包個「俊」字；『義士手提三尺劍，』包個「義」字；『反時須斬逆臣頭，』包個「反」字。這四句詩，包藏「盧俊義反」四字。今日上山，你們怎知？本待把你衆人殺了，顯得我梁山泊行短。今日放你們星夜自回去，休想望你主人回來。」李固等只顧下拜。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。一行人上路，奔回北京。正是：鯨魚脫却金鈎去，擺尾搖

頭更不回。

話分兩處。不說李固等歸家，且說吳用回到忠義堂上，再入酒席，用巧言說誘盧俊義，筵會直到二更方散。次日，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，盧俊義說道：「感承衆頭領好意相留，只是小可度日如年，今日告辭。」宋江道：「小可不才，幸識員外，來日宋江已聯備小酌，對面論心一會，勿請推却。」又過了一日。明日宋江請，後日吳用請，大後日公孫勝請。話休絮絮，三十餘個上廳頭領，每日輪一個做筵席。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早過一月有餘。盧俊義尋思，又要告別。宋江道：「非是不留員外，爭奈急急要回，來日忠義堂上，安排薄酒送行。」

次日，宋江又梯己送路，只見衆頭領都道：「俺哥哥敬員外十分，俺等衆人當敬員外十二分！偏我哥哥筵席便喫，一磚兒何厚，瓦兒何薄！」李逵在內大叫道：「我捨着一條性命，直往北京請得你來，却不喫我弟兄們筵席，我和你眉尾相結，性命相撲！」吳學究大笑道：「不曾見這般請客的，甚是醜陋。員外休怪，見他衆人薄意，再住幾時。」不覺又過了四五日。盧俊義堅意要行，只見「神機軍師」朱武，將引一班頭領，直到忠義堂上閒話道：「我等雖是以次弟兄，也曾與哥哥出氣力，偏他們酒中藏着毒

藥盧員外若是見怪，不肯喫我們的，我白不妨，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，悔之晚矣。」吳用起身便道：「你們都不要煩惱，我與你央及員外，再住幾時，有何不可。常言道：『將酒勸人，終無惡意。』」盧俊義抑衆人不過，只得又住了幾日。——前後却好三五十日。自離北京，是五月的話，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個多月。但見金風淅淅，玉露泠泠，又早是中秋節近。盧俊義思想歸期，對宋江訴說。宋江見盧俊義思歸苦切，便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來日金沙灘送別。」盧俊義大喜，有詩爲證：

一別家山歲月賒，寸心無日不思家。

此身恨不生雙翼，欲借天風過水涯。

次日，還把舊時衣裳刀棒，送還員外，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。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，盧俊義推道：「非是盧某說口，金帛錢財，家中頗有，但得到北京盤纏足矣。賜與之物，決不敢受。」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，作別自回，不在話下。

不說宋江回寨，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，星夜奔波，行了旬日，到得北京。日已薄暮，趕不入城，就在店中歇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盧俊義離了村店，飛奔入城，尚有一里多路，只見一人頭巾破碎，衣裳藍縷，看着

盧俊義納頭便拜。盧俊義擡眼看時，却是「浪子」燕青，便問：「小乙，你怎地這般模樣？」燕青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處。」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，細問緣故。燕青說道：「自從主人去後，不過半月，李固回來，對娘子說道：『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，坐了第二把交椅。』當時便去官司首告了。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，曠怪燕青遠擻，將我趕逐出門。將一應衣服盡行奪了，趕出城外；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：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，他便搶半個家私，和他打官司，因此無人敢着小乙。在城中安不得身，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，權在庵內安身。正要往梁山泊尋見主人，又不敢造次。若主人果自泊裏來，可聽小乙言語，再回梁山泊去，別做個商議。若入城中，必中圈套。」盧俊義嗚道：「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，你這斷休來放屁！」燕青又道：「主人腦後無眼，怎知就裏？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，不親女色，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，今日推門相就，做了夫妻；主人若去，必遭毒手！」盧俊義大怒，喝罵燕青道：「我家五代在北京住，誰不識得？量李固有幾顆頭，敢做恁般勾當？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，今日倒來反說！我到家中問出虛實，必不和你干休！」燕青痛哭，拜倒地下，拖住主人衣服。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，大踏步便入城來。

奔到城內，逕入家中，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。李固慌忙前來迎接，請到堂上，納頭便拜。盧俊義便

問：「燕青安在？」李固答道：「主人且休問，端的一言難盡！只怕發怒，待歇息定了却說。」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，盧俊義說道：「娘子休哭，且說燕小乙怎地來。」賈氏道：「丈夫且休問，慢慢地却說。」盧俊義心中疑慮，定死要問燕青來歷，李固便道：「主人且請換了衣服，喫了早膳，那時訴說不遲。」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。方纔舉筯，只聽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，二三百個做公的搶將入來。盧俊義驚得呆了，就被做公的綁了，一步一步，直打到留守回來。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，左右兩行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個，把盧俊義拿到當面，賈氏和李固也跪在側邊。廳上梁中書大喝道：「你這廝是北京本處百姓良民，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，坐了第二把交椅？如今到來裏勾外連，要打北京！今被擒來，有何理說！」盧俊義道：「小人一時愚蠢，被梁山泊吳用，假做賣卦先生來家，口出訛言，煽惑良心，掇賺到梁山泊，軟監了兩個多月。今日幸得脫身歸家，並無歹意，望恩相明鏡。」梁中書喝道：「如何說得過！你在梁山泊中，若不通情，如何住了許多時！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狀出首，怎地是虛？」李固道：「主人既到這裏，招伏了罷。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，便是老大的證見，不必多說。」賈氏道：「不是我們要害你，只怕你連累我，常言道：『一人造反，九族全誅！』」盧俊義跪在廳下，叫起屈來。李固道：「主人不

必叫屈，是真難滅，是假易除。早早招了，免致喫苦。」賈氏道：「丈夫，虛事難入公門，實事難以抵對。你若做出事來，送了我的性命。不奈有情皮肉，無情杖子。你便招了，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。」李固上下都使了錢，張孔目廳上稟說道：「這個頑皮賴骨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」梁中書道：「說的是！」喝叫一聲「打！」左右公人，把盧俊義細翻在地，不由分說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昏暈去了三四次。盧俊義打熬不過，仰天歎曰：「是我命中合當橫死，我今屈招了罷！」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，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，押去大牢裏監禁。府前府後看的人，都不忍見。當日推入牢門，喫了三十殺威棒，押到庭心內，跪在面前，獄子坑上坐着。

那個兩院押牢節級——帶管劊子，把手指道：「你認的我麼？」盧俊義看了，不敢則聲。那人是誰，有詩爲證：

兩院押牢稱蔡福，

堂堂儀表氣凌雲。

腰間繫繫青鸞帶，

頭上高懸鵝角巾。

行刑問事人傾膽，

使索施枷鬼斷魂。

滿郡誇稱「鐵臂膊」，殺人到處顯精神。

這兩院押獄，兼充行刑劊子，姓蔡，名福，北京土居人氏；因為他手段高強，人呼他爲「鐵臂膊」。傍邊立着一個嫡親兄弟，叫做蔡慶，有詩爲證：

押獄叢中稱蔡慶，眉濃眼大性剛強。

茜紅衫上描滿綱，茶褐衣中繖木香。

曲曲領沿深染皂，飄飄博帶淺塗黃。

金環燦爛頭巾小，一朵花枝插髮傍。

這個小押獄蔡慶，生來愛帶一枝花，河北人順口，都叫他做「一枝花」蔡慶。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，立在哥哥側邊。蔡福道：「你且把這個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，我家去走一遭便來。」蔡慶把盧俊義自帶去了。

蔡福起身，出離牢門來，只見司前牆下轉過一個人來，手裏提個飯罐，面帶憂容。蔡福認的是「浪子」燕青。蔡福問道：「燕小乙哥，你做甚麼？」燕青跪在地下，擎着兩行眼淚，告道：「節級哥哥，可憐見

小人的主人盧員外喚屈官司，又無送飯的錢財！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，權與主人充饑。節級哥哥，怎地做個方便……」說罷，淚如雨下，拜倒在地。蔡福道：「我知此事，你自去送飯，把與他喫。」燕青拜謝了，自進牢裏去送飯。

蔡福轉過州橋來，只見一個茶博士，叫住唱喏道：「節級，有個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，專等節級說話。」蔡福來到樓上看時，卻是主管李固。各施禮罷，蔡福道：「主管有何見教？」李固道：「好不虧瞞，情不虧欺，小人的事，都在節級肚裏。今夜晚間，只要光前絕後，無甚孝順，五十兩蒜條金在此，送與節級。廳上官吏，小人自去打點。」蔡福笑道：「你不見正廳戒石上，刻着「下民易虐，上蒼難欺。」你那瞞心昧己勾當，怕我不知！你又占了他家私，謀了他老婆，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，結果了他性命；日後提刑官下馬，我喫不的這等官司。」李固道：「只是節級嫌少，小人再添五十兩。」蔡福道：「李固，你割貓兒尾，拌貓兒飯！北京有名恁地一個盧員外，只值得道一百兩金子？你若要我倒地他，不是我詐你，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。」李固便道：「金子有在這裏，便都送與節級，只要今夜晚些成事。」蔡福收了金子，藏在身邊，起身道：「明日早來扛屍。」李固拜謝，歡喜去了。

蔡福回到家裏，却纔進門，只見一人揭起蘆簾，隨即入來，那人叫聲：「蔡節級相見。」蔡福看時，但見那一個人生得十分標緻，且是打扮得整齊：身穿鴉翅青團領，腰繫羊脂玉圍妝，頭帶駿驥冠，足踏珍珠履。那人進得門，看着蔡福便拜。蔡福慌忙答禮，便問道：「官人高姓？有何見教？」那人道：「可惜裏面說話。」蔡福便請入來，一個商議閣裏，分賓坐下。那人開話道：「節級休要喫驚。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，姓柴，名進，大周皇帝嫡派子孫，綽號「小旋風」的便是。只因好義疎財，結識天下好漢，不幸犯罪，流落梁山泊。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，差遣前來，打聽盧員外消息。誰知被賊官汴吏淫婦奸夫，通情陷害，監在死囚牢裏，一命懸絲，盡在足下之手。不避生死，特來到宅告知。如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，佛眼相看，不忘大德；但有半米兒差錯，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無賢無愚，無老無幼，打破城池，盡皆斬首！久聞足下是個仗義全忠的好漢，無物相送，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。倘若要捉柴進，就此便請繩索，誓不皺眉。」蔡福聽罷，嚇得一身冷汗，半晌答應不的。柴進起身道：「好漢做事，休要躊躇，便請一決。」蔡福道：「且請壯士回步，小人自有措置。」柴進便拜道：「既蒙語諾，當報大恩。」出門喚個從人，取出黃金，遞與蔡福，唱個喏便走。外面從人，乃是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又是一個不會走的。

蔡福得了這個消息，擺撥不下，思量半晌，回到牢中，把上項的事，却對兄弟說了一遍。蔡慶道：「哥，哥生平最會斷決，量這些小事，有何難哉？常言道：『殺人須見血，救人須救徹。』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，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。梁中書、張孔目，都是好利之徒，接了賄賂，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。葫蘆提配將出去，救得救不得，自有他梁山泊好漢，俺們幹的事便了也。」蔡福道：「兄弟這一論，正合我意。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，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，傳個消息與他。」蔡福、蔡慶兩個商議定了，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，關節已定。

次日，李固不見動靜，前來蔡福家催併。蔡慶回說：「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，中書相公不肯，已有人分付，要留他性命。你自去上面使用，囑付下來，我這裏何難？」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。中間過錢人去囑託，梁中書道：「這是押牢節級的勾當，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，教他自死。」兩下裏廝推，張孔目已得了金子，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。蔡福就裏又打關節，教及早發落。張孔目將了文案，來稟梁中書道：「這事如何決斷？」張孔目道：「小吏看來，盧俊義雖有原告，却無實跡。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，這個是扶同誣誤，難問真犯。脊杖四十，刺配三千里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」梁中書道：「孔目見得極

明正與下官相合。」隨喚蔡福半中取出盧俊義來，就當廳除了長枷，讀了招狀文案，決了四十脊杖，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，就廳前釘了，便差董超、薛霸管押前去，直配沙門島。原來這董超、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，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，害不得林冲，回來被高太尉尋事，刺配北京。梁中書因見他兩個能幹，就留在留守司勾當。今日又差他兩個監押盧俊義。

當下董超、薛霸領了公文，帶了盧員外，離了州衙，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，各自歸家，收拾行李包裹，即便起程。詩曰：

不親女色丈夫身，

爲甚離家憶內人？

誰料室中獅子吼，

却能斷送「玉麒麟」！

且說李固得知，只叫得苦，便叫人來請兩個防送公人說話。董超、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，李固接着，請至關兒裏坐下，一面鋪排酒食管待。三杯酒罷，李固開言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盧員外是我鄰家。如今配去沙門島，路途遙遠，他又沒一文，教你兩個空費了盤纏。急待回來，也得三四個月。我沒甚的相送，兩錠大銀，權爲壓手。多只兩程，少無數里，就辭靜去處，結果了他性命，揭取臉上「金印」回來表證，教我知

道，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。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，留守司房裏，我自理會。」董超，薛霸，兩兩相覷，沉吟了半晌，見了兩箇大銀，如何不起貪心。董超道：「只怕行不得。」薛霸便道：「哥哥，這李官人也是個好男子，我們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。若有急難之處，要他照管。」李固道：「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，慢慢地報答你兩個。」

董超，薛霸收了銀子，相別歸家，收拾包裹，連夜起身。盧俊義道：「小人今日受刑，杖瘡疼痛，容在明日上路。」薛霸罵道：「你便閉了鳥嘴！老爺自悔氣，撞着你這窮神！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，費多少盤纏，你又沒一文，教我們如何布置！」盧俊義訴道：「念小人負屈含冤，上下看覷則個。」董超罵道：「你這財主們，開常一毛不拔；今日天開眼，報應得快！你不要怨恨，我們相幫你走。」盧俊義忍氣吞聲，只得走動行出東門。董超，薛霸，把衣包雨傘，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。盧員外一生財主，今做了囚人，無計奈何。那堪又值晚秋天氣，紛紛黃葉墜，對對塞鴻飛，憂悶之中，只聽的橫笛之聲，正是：

誰家玉笛弄秋清，

撩亂無端惱客情。

自是斷腸聽不得，

非干吹出斷腸聲。

兩個公人，一路上做好做惡，管押了行。看看天色傍晚，約行了十四五里，前面一個村鎮，尋覓客店安歇。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，安放了包裹，薛霸說道：「老爺們苦殺，是個公人，那裏倒來伏侍罪人。你若要做飯喫，快去燒火！」盧俊義只得帶着枷，來到廚下，問小二哥討了個草柴，縛做一塊，來籠前燒火。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，洗刷碗盞。盧俊義是財主出身，這般事却不會做。草柴火把又溼，又燒不着，一齊滅了，甫能盡力一吹，被灰眯了眼睛。董超又喃喃訥訥地罵。做得飯熟，兩個都盛去了，盧俊義並不敢討喫。兩個白喫了一回，剩下些殘湯冷飯，與盧俊義喫了。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。喫了晚飯，又叫盧俊義去燒腳湯。等得湯滾，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。兩個自洗了腳，掇一盆百煎滾湯，賺盧俊義洗腳。方纔脫得草鞋，被薛霸扯兩條腿，納在滾湯裏，大痛難禁。薛霸道：「老爺伏侍你，顛倒做嘴臉！」兩個公人自去炕上睡了；把一條鐵索，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。聲喚到四更，兩個公人起來，叫小二哥做飯。自喫飽了，收拾包裹要行。盧俊義看腳時，都是涼漿泡，點地不得。

當日秋雨紛紛，路上又滑。盧俊義一步一擻，薛霸拿起水火棍，攔腰便打，董超假意去勸，一路上埋冤叫苦。離了村店，約行了十餘里，到一座大林，盧俊義道：「小人其實推不動了，可憐見權歇一歇！」兩

僧公人帶入林子來，正是東方漸明，未有人行。薛霸道：「我兩個起得早了，好生困倦，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，只怕你走了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小人插翅也飛不去。」薛霸道：「莫要着你道兒，且等老爺縛一縛。」腰間解下麻索來，兜住盧俊義肚皮，去那松樹上只一勒，反拽過腳來，綁在樹上。薛霸對董超道：「大哥，你去林子外立着，若有人來撞着，咳嗽爲號。」董超道：「兄弟，放手快些個。」薛霸道：「你放心，去看看外面。」說罷，拿起水火棍，看着盧員外道：「你休怪我兩個，你家主管李固，教我們路上結果你。」便到沙門島，也是死，不及早打發了你！陰司地府，不要怨我們。明年今日，是你週年。」盧俊義聽了，淚如雨下，低頭受死。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，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。董超在外面，只聽得一聲撲地響，慌忙走入林子裏來看時，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，薛霸倒臥樹下，水火棍攔在一邊。董超道：「却又作怪！莫不是他使的力猛，倒喫一交？」仰着臉四下裏看時，不見動靜。薛霸口裏出血，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。却待要叫，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個人，聽的叫聲，着撒手響處，董超領項上早中了一箭，兩腳蹬空，撲地也倒了。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，拔出解腕尖刀，割斷繩索，劈碎盤頭枷，就樹邊抱住盧員外，放聲大哭。盧俊義開眼看時，認得是「浪子」燕青，叫道：「小乙，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？」

燕青道：「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廝兩個。見他把主人攆在使臣房裏，又見李固請去說話，小乙疑猜這廝們要害主人，連夜直跟出城來。主人在村店裏時，小乙伏侍在外頭，比及五更裏起來，小乙先在這裏等候。想這廝們必來這林子裏下手。被我兩弩箭結果了他兩箇，主人見麼？」這「浪子」燕青那把弩弓，三枝快箭，端的是百發百中。怎見得弩箭好處：

弩椿勁裁烏木，山根對嵌紅牙。撥手輕攏水晶，弦索半抽金線。背纏錦袋，彎彎如秋月未圓；穩放鸚鵡，急急似流星飛迸。

盧俊義道：「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，却射死這兩個公人，這罪越添得重了。待走那裏去的是？」燕青道：「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，今日不上梁山泊時，別無去處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只是我杖笏發作，腳皮破損，點地不得。」燕青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背着主人去。」便去公人身邊，搜出銀兩，帶着弩弓，插了腰刀，拿了水火棍，背着盧俊義，一直望東邊行走。不到十數里，早歇不動。見一個小小村店，入到裏面，尋房安下，買些酒肉，權且充饑，兩個暫時安歇這裏。

却說過往人看見林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，近處社長，報與里正得知，却來大名府裏首告。隨即

差官下來檢驗，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，薛霸。回復梁中書，着落大名府緝捕觀察，限了日期，要捉兇身。做公的人都來看。『論這弩箭，眼見得是「浪子」燕青的。……事不宜遲。』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，一到處貼了告示，說那兩個模樣，曉諭遠近村坊道店，市鎮人家，挨捕捉拿。却說盧俊義正在村店房中將息杖瘡，又走不動，只得在那裏且住。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，村坊裏排頭說來，董兩個模樣，小二見了，連忙去報本處社長：『我店裏有兩個人，好生脚，又不知是也不是。』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。

却說燕青爲無下飯，拿了弩子，去近邊處尋幾個蟲蟻喫；却待回來，只聽得滿村裏發喊。燕青躲在樹林裏張時，看見一二百做公的，鎗刀圍定，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，推將過去。燕青要搶出去救時，又無軍器，只叫得苦，尋思道：『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，叫他來救，却不是我誤了主人性命？』

當時取路，行了半夜，肚裏又餓，身邊又沒一文。走到一個土岡子上，叢聚雜雜，有些樹木，就林子裏睡到天明，心中憂悶，只聽得樹枝上喜雀咕咕噪噪，尋思道：『若是射得下來，村坊人家，討些水，煮濕得熟，也得充饑。』走出林子外，擡頭看時，那喜雀朝着燕青噪。燕青輕輕取出弩弓，暗暗問天買卦，望空祈禱，說道：『燕青只有這一隻箭了。若是救的主人性命，箭到處，靈雀墜空；若是主人命運合休，箭到靈雀

飛去。』搭上箭，叫聲：『如意子，不要誤我！』弩子響處，正中喜雀後尾，帶了那枝箭，直飛下岡子去。燕青大踏步趕下岡子去，不見了喜雀。正尋之間，只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前頭的，帶頂豬嘴頭巾，腦後兩個金裹銀環，上穿香皂羅衫，腰繫銷金賭膊，穿半膝軟襪麻鞋，提一條齊眉棍棒。後面的，白范陽遮塵笠子，茶褐攢線袖衫，腰繫緋紅纏袋，脚穿踢土皮鞋，背了衣包，提條短棒，跨口腰刀。

這兩個來的人，正和燕青打個肩膊拍。燕青轉回身，看了這兩個，尋思道：『我正沒盤纏，何不兩拳打倒兩個，奪了包裹，卻好上梁山泊。』揣了弩弓，抽身回來。這兩個低着頭，只顧走。燕青趕上，把後面帶氈笠兒的後心一拳，撲地打倒；卻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，反被那漢子手起棒落，正中燕青左腿，打翻在地。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，踏住燕青，掣出腰刀，劈面門便剝。燕青大叫道：『好漢，我死不妨，卻誰爲主人報信！』那漢便不下刀，收住了手，提起燕青問道：『你這疔報甚麼音信？』燕青道：『你問我待怎地？』那前面的好漢把燕青手一拖，卻露出手腕上花繡，慌忙問道：『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？』燕青道：『燕青！』燕青想道：『左右是死，索性說了，教他捉去，和主人陰魂做一處！』便道：『我正是盧員外家浪子。』燕

青今要上梁山泊報信，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則箇。」二人見說，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早是不殺了你，原來正是燕小乙哥！你認得我兩個麼？」穿阜的不是別人，梁山泊頭領「病關索」楊雄，後面的便是「拚命三郎」石秀。楊雄道：「我兩個今奉哥哥將令，差往北京，打聽盧員外消息。軍師與戴院長亦隨，後下山專候通報。」燕青聽得是楊雄、石秀，把上件事都對兩個說了。楊雄道：「既是如此說時，我和燕青上山，報知哥哥，別做個道理。你可自去北京，打聽消息，便來回報。」石秀道：「最好。」便把包裹與燕青背了，跟着楊雄，連夜上梁山泊來。見了宋江，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。宋江大驚，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。

且說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，來到北京城外，天色已晚，入不得城，就城外歇了一宿。次日早飯罷，入得城來，但見人人嗟嘆，個個傷情，石秀心疑。來到市心裏，只見人家閉戶關門，石秀問市戶人家時，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：「客人，你不知我這北京有個盧員外，等地財主，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，逃得回來，倒喫了一場屈官司，迭配去沙門島。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，昨夜拿來，今日午時三刻，解來這裏市曹上斬他，客人可看一看。」

石秀聽罷，走來市曹上看時，十字路口，是個酒樓，石秀便來酒樓上，臨街占個闊兒坐了。酒保前來問道：「客官，還是請人？只是獨自酌杯？」石秀睜着怪眼，說道：「大碗酒，大塊肉，只顧賣來，問甚麼鳥！」酒保倒喫了一驚，打兩角酒，切一大盤牛肉將來。石秀大碗大塊，喫了一回。坐不多時，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，石秀便去樓廳外看時，只見家家閉戶，鋪鋪關門。酒保上樓來道：「客官醉也，樓下出公事，快算了酒錢，別處去迴避！」石秀道：「我怕甚麼鳥！你快走下去，莫要討老爺打！」酒保不敢做聲，下樓去了。不多時，只見街上鑼鼓喧天價來，但見：

兩聲破鼓響，一棒碎鑼鳴。阜驛旗招展如雲，柳葉鎗交加似雪。犯由牌前引，白混棍後隨。押牢節級狎貓，仗刀公人猛勇。高頭馬上，監斬官勝似活閻羅；刀劍林中，掌法吏猶如追命鬼。可憐十字街心夢，要殺含冤負屈人！

石秀在樓廳外看時，十字路口，迴迴圍住法場，十數對刀棒劊子，前排後擁，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。「鐵臂膊」蔡福，拿着法刀；「一枝花」蔡慶，扶着枷梢，說道：「盧員外，你自精細看，不是我弟兄兩個救你的事，做拙了。前面五聖堂裏，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，你可一魂去那裏領受。」說罷，人叢

裏一聲叫道：「午時三刻到了！」一邊開枷，蔡慶早拿住了頭，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。當案孔目，高聲讀罷犯由牌，衆人齊和一聲。樓上石秀，只就那一聲和裏，掣着腰刀在手，應聲大叫：「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！」蔡福、蔡慶，撇了盧員外，扯了繩索先走。石秀從樓上跳將下來，手舉鋼刀，殺人似砍瓜切菜，走不迭的，殺翻十數個；一隻手拖住盧俊義，投南便走。

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，更兼盧員外驚得呆了，越走不動。梁中書聽得報來，大驚，便點帳前頭目，引了人馬，分頭去把城四門關上；差前後做公的，合將攔來。隨你好漢英雄，怎出高城峻壘？正是分開陸地無牙爪，飛上青天欠羽毛。畢竟盧員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宋江兵打北京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

話說當時石秀和盧俊義兩個，在城內走投沒路，四下里人馬合來，衆做公的把撓鈎搭住，套索絆翻，可憐悍勇英雄，方信寡不敵衆。兩個當下盡被捉了，解到梁中書面前。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。石秀押

在廳下，睜圓怪眼，高聲大罵：「你這敗壞國家害百姓的賊，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，打你城子，踏爲平地，把你砍做三截！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。」石秀在廳前千賊萬賊，罵罵，廳上衆人都說呆了。梁中書聽了，沉吟半晌，叫取大枷來，且把二人枷了，監放死囚牢裏，分付蔡福在意看管，休教有失。蔡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，把他兩個做一處牢裏關着，每日好酒好肉與他兩個喫；因此不曾喫苦，倒將養得好。却說梁中書喚本州新任王太守當廳發落，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。殺死的有七八十個，跌傷頭面，磕損皮膚，撞折腿腳者，不計其數。報名在官，梁中書支給官錢，醫治燒化了當。次日，城裏城外報說將來：「收得梁山泊沒頭帖子數十張，不敢隱瞞，只得呈上。」梁中書看了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帖子上寫道：

梁山泊義士宋江，仰示大名府，布告天下。今爲大宋朝濫官當道，污吏專權，毆死良民，塗炭萬姓。北京盧俊義乃豪傑之士，今者啓請上山，一同替天行道，如何妄狗奸賄，殺害善良，特令石秀先來報知，不期俱被擒捉！如是存得二人性命，獻出淫婦奸夫，吾無侵擾；倘若故傷羽翼，屈壞股肱，便當拔寨興師，同心雪恨，大兵到處，玉石俱焚。勦除奸詐，殄滅愚頑，天地咸扶，鬼神共祐，談笑入

城，並無輕恕。義夫節婦，孝子順孫，好義良民，清慎官吏，切勿驚惶，各安職業。諭衆知悉。

當時梁中書看了沒頭告示，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：「此事如何剖決？」王太守是個善儒之人，聽得說了這話，便稟梁中書道：「梁山泊這一夥，朝廷幾次尙且收捕他不得，何況我這裏一郡之力，倘若這亡命之徒，引兵到來，朝廷救兵不迭，那時悔之晚矣！若論小官愚意，且姑存此二人性命，一面寫表，申奏朝廷；二即奉書呈上蔡太師，恩相知道；三着可教本處軍馬出城下寨，隄備不虞。如此，可保北京無事，軍民不傷。若將這兩個一時殺壞，誠恐寇兵臨城，一者無兵解救，二者朝廷見怪，三乃百姓驚慌，城中擾亂，深爲未便。」梁中書聽了道：「知府言之極當。」先喚押牢節級蔡福來，便道：「這兩個賊徒，非同小可。你若是拘束得緊，誠恐喪命；若教你寬鬆，又怕他走了。你弟兄兩個，早早晚晚，可緊可慢，在意堅固管候發落，休得時刻怠慢。」蔡福聽了，心中暗喜：「如此發放，正中下懷。」領了鈞旨，自去牢中安慰他兩個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梁中書便喚兵馬都監「大刀」關達，「天王」李成兩個，都到廳前商議。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沒頭告示，王太守所言之事。兩個都監聽罷，李成便道：「量這夥草寇，如何敢擅離巢穴，相公何必有

勞神思李某不才，食祿多矣，無功報德，顯施犬馬之勞，統領軍卒，離城下寨，草寇不來，別作商議。如若那夥強寇，年衰命盡，擅離巢穴，領衆前來，不是小將誇口，定令此賊片甲不回！梁中書聽了大喜，隨即取金花繡緞，賞勞二將。兩個辭謝，別了梁中書，各回營寨安歇。

次日，李成陞帳，喚大小官軍，上帳商議。傍邊走過一人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便是「急先鋒」索超。又出頭相見。李成傳令道：「宋江草寇，早晚臨城，要來打俺北京，你可點本部軍兵，離城三十五里下寨。我隨後却領軍來。」索超得了將令，次日點起本部軍兵，至三十五里，地名飛虎峪，靠山下下寨。次日，李成引領正偏將，離城二十五里，地名槐樹坡，下了寨柵。周圍密布鎗刀，四下深藏鹿角，三面掘下陷坑。衆軍摩拳擦掌，諸將協力同心，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，便要建功。

話分兩頭。原來這沒頭帖子，却是吳學究聞得燕青、楊雄報信，又叫戴宗打聽得盧員外、石秀都被擒捉，因此虛寫告示，向沒人處撒下，及橋梁道路上貼放，只要保全盧俊義、石秀二人性命。戴宗回到梁山泊，把上項事備細與衆頭領說知。宋江聽罷大驚，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，大小頭領，各依次序而坐。宋江開話對吳學究道：「當初軍師好意，欲請盧員外上山來聚義，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；又陷了石秀兄

弟，當用何計可救？吳用道：「兄長放心。小生不才，願獻一計，乘此機會，就取北京錢糧，以供山寨之用。明日是個吉辰，請兄長分一半頭領，把守山寨，其餘盡隨我等去打城池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之言極當。」便喚「鐵面孔口」裴宣，派撥大小軍兵，來日起程。「黑旋風」李逵便道：「我這兩把大斧，多時不會發市，聽得打州劫縣，他也在廳邊歡喜。哥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，搶到北京，把梁中書砍做肉泥，拿住李固和那婆娘，碎屍萬段。救取盧員外，石秀二人性命，是我心願。」宋江道：「兄弟雖然勇猛，這北京非比別處州府，且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，更兼手下有李成，聞達，都是萬夫不當之勇，不可輕敵。」李逵大叫道：「哥哥，這般長別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且看兄弟去如何。若還輸了，誓不回山。」吳用道：「既然你要去，便教做先鋒，點與五百好漢相隨，就充頭陣。來日下山。」當晚宋江和吳用商議，撥定了人數。裴宣寫了告示，送到各寨，各依撥次施行，不得時刻有誤。

此時秋末冬初，天氣征夫容易披掛，戰馬易得肥滿，軍卒久不臨陣，皆生戰鬥之心，各恨不平，盡想報讎之念。待蒙差遣，歡天喜地，收拾鎗刀，拴束鞍馬，摩拳擦掌，時刻下山。第一撥：當先哨路「黑旋風」李逵，部領小嘍囉五百。第二撥：「兩頭蛇」解珍，「雙尾蝎」解寶，「毛頭星」孔明，「獨火星」孔亮，

部領小嘍囉一千。第三撥：女頭領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副將「母夜叉」孫二娘，「母大蟲」顧大嫂，部領小嘍囉一千。第四撥：「撲天鵬」李應，副將「九紋龍」史進，「小尉遲」孫新，部領小嘍囉一千。中軍主將都頭領宋江，軍師吳用，簇帳頭領四員：「小溫侯」呂方，「賽仁貴」郭盛，「病尉遲」孫立，「鎮三山」黃信。前軍頭領，「霹靂火」秦明，副將「百勝將」韓滔，「天目將」彭圮。後軍頭領，「豹子頭」林冲，副將「鐵笛仙」馬麟，「火眼狻猊」郭飛。左軍頭領，「雙鞭」呼延灼，副將「摩雲金翅」歐鵬，「錦毛虎」燕順。右軍頭領，「小李廣」花榮，副將「跳潤虎」陳達，「白花蛇」楊春。并帶砲手「轟天雷」凌振，接應糧草。探聽軍情頭領一員，「神行太保」戴宗。軍兵分撥已定，平明，各頭領依次而行，當日進發。只留下副軍師公孫勝，并劉唐，朱仝，穆弘，四個頭領，統領馬步軍兵，守把山寨。三關水寨中，自有李俊等守把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索超正在飛虎峪寨中坐地，只見流星報馬前來報說：「宋江軍馬大小人兵，不計其數，離寨約有二三十里，將近到來。」索超聽的，飛報李成、槐樹坡寨內。李成聽了，一面報馬入城，一面自備了戰馬，直到前寨。索超接着，說了備細。次日五更造飯，平明拔寨都起，前到庾家疃，列成陣勢，擺開一萬五千

人馬。李成、索超，全副披掛，門旗下勒住戰馬。平東一望，遠遠地塵土起處，約有五百餘人，飛奔前來。李成鞭梢一指，軍健腳踏硬弩，手拽強弓，梁山泊好漢在庾家噓一字兒擺成陣勢，只見：

人人都帶茜紅巾，個個齊穿緋納襖，鶯鷺腿緊繫腳纏，虎狼腰牢拴裹肚。三股叉直迸寒光，四稜箭橫拖冷霧。柳葉鎗，火尖鎗，密布如麻；青銅刀，偃月刀，紛紛似雪。滿地紅旗飄火焰，半空赤幟耀霞光。

東陣上只見一員好漢，當前出馬，乃是「黑旋風」李逵，手拏雙斧，睜圓怪眼，咬碎剛牙，高聲大叫：「認得梁山泊好漢「黑旋風」麼？」李成在馬上看了，與索超大笑道：「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，原來只是這等腌臢草寇，何足爲道！先鋒，你看麼？何不先捉此賊？」索超笑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，自有戰將建功，不必主將掛念。」言未絕，索超馬後一員首將，姓王，名名定，手捥長鎗，引領部下一百馬軍，飛奔衝將過來。李逵膽勇過人，雖是帶甲遮護，怎當馬軍一衝，當時四下奔走。索超引軍直趕過庾家，只見山坡背後，鑼鼓喧天，早撞出兩彪軍馬，左有解珍，孔亮，右有孔明，解寶，各領五百小嘍囉，衝殺將來。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，方纔喫驚，不來追趕，勒馬便回。李成問道：「如何不拿賊來？」索超道：「趕過山去，正要拿

他，原來這嘶們到有接應人馬，伏兵齊起，難以下手。」李成道：「這等草寇，何足懼哉！」將引前部軍兵，盡數殺過庾家。噯來。只見前面搖旗納喊，播鼓鳴鑼，又是一彪軍馬當先一騎馬上，却是一員女將，結束得十分標致，有念奴嬌爲證：

玉雪肌膚，芙蓉模樣，有天然標格。金鎧輝煌，麟甲動，銀湊紅羅抹額。玉手纖纖，雙持寶刃，恁英雄，烜赫，眼溜秋波，萬種妖娃堪摘。護馳寶馬當前，霜刀如風，要把官兵斬截。粉面塵飛，征袍汗濕，殺氣騰胸腋。戰士消魂，敵人喪膽，女將中間奇特。得勝歸來，隱隱笑生雙頰。

且說這三娘引軍，紅旗上金書大字，「女將一丈青」，左有顧大嫂，右有孫二娘，引一千餘軍馬，盡是七長八短漢，四山五嶽人。李成看了道：「這等軍人，作何用處！先鋒與我向前迎敵，我却分兵勸捕四下草寇。」索超領了將令，手拏金蘸斧，拍坐下馬，殺奔前來。「一丈青」勒馬回頭，望山凹裏便走。李成分開人馬，四下裏趕殺。正趕之間，只聽的喊聲震地，霧氣遮天，一彪人馬，飛也似追來。李成急急退兵十四五里，首尾不能管顧，急退入庾家。噯時，左衝出解珍，孔亮，部領人馬，趕殺將來；右衝出孔明，解寶，部領人馬，又殺到來，三員女將，攔轉馬頭，隨後殺來，趕的李成軍馬四分五落。急待回寨，「黑旋風」李逵

當先攔住。李成、索超衝開人馬，奪路而去。比及回寨，大折一陣。宋江軍馬也不追趕，一面收兵暫歇，紮下營寨。

且說李成、索超，慌忙差人入城，報知梁中書，連夜再差關達領本部軍馬，前來助戰。李成接着，就槐樹坡寨內，商議退兵之策。關達笑道：「疥癩之疾，何足掛意！某不才，來日願決一陣，務要全勝。」當夜商議定了，傳令與軍士得知，四更造飯，五更披掛，平明進兵。戰鼓三通，拔寨都起，前到庾家。早見宋江軍馬，潑風也似價來，但見：

征雲冉冉飛晴空，

征塵漠漠迷西東。

十萬貔貅聲震地，

車廂火砲如雷轟。

鼙鼓擊擊撼山谷，

旌旗獵獵搖天風。

鎗影搖空翻玉蟒，

劍光耀日飛蒼龍。

六師鷹揚鬼神泣，

三軍英勇貅虎同。

罡星煞曜降凡世，

天蓬丁甲離青穹。

銀盔金甲溜冰雪，

強弓硬弩真難攻。

人人只欲盡忠義，

擒王斬將非邀功。

『大刀』聞達不知量，

狂言逞技真難處！

飛虎峰中兵四起，

星馳電逐無前鋒。

閉關收拾殘戈甲，

有如脫兔潛葭蓬。

當日『大刀』聞達，便教將軍馬擺開，強弓硬弩，射住陣脚。花腔鼙鼓，雜彩繡旗搖。宋江陣中，早已捧出一員大將，紅旗銀字，大書『霹靂火』秦明，怎生打扮：

頭戴朱紅漆笠，身穿絳色袍鮮，連環鎖甲獸吞肩。抹綠戰靴雲嵌，鳳翅明盔耀日，獅蠻寶帶腰懸。狼牙棍手中拈，凜凜英雄罕見。

秦明勒馬，厲聲高叫：『北京濫官污吏聽着，多時要打你這城子，誠恐害了百姓良民。好好將盧俊義、石秀送將過來，淫婦奸夫，一同解出，我便退兵罷戰，誓不相侵。若是執迷不悟，便教崑岡火起，玉石俱焚，只在目前。有話早說，休得俄延。』說猶未了，聞達大怒，便問首將：『誰與我力擒此賊？』說言未了，腦

後鈴響處，一員大將，當先出馬，怎生打扮：

耀日兜鑿晃見，連環鐵甲重重，團花點翠錦袍紅，金帶級成雙鳳。鵝黃弓藏袋內，狼牙箭插壺中。
雕鞍穩定五花龍，大斧手中摩弄。

這個是北京上將，姓索，名超，因為此人性急，人皆呼他爲「急先鋒」，出到陣前，高聲喝道：「你這厮是朝廷命官，國家有何負你？你不好人不做，却去落草爲賊！我今拿住你時，碎屍萬段，死有餘辜。」這個索明，又是一個性急的人，聽了這話，正是爐中添炭，火上澆油，拍馬向前，輪狼牙棍直奔將來。索超縱馬，直挺索明。二匹劣馬相交，兩般軍器並舉，衆軍納喊。鬪過二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宋江軍中先鋒隊裏轉過韓滔，就馬上拈弓搭箭，覷的索超較親，颯地只一箭，正中索超左臂，撇了大斧，回馬望本陣便走。宋江鞭梢一指，大小三軍，一齊掩殺過來。殺的屍橫遍野，流血成河，大敗虧輸。直追過庾家疇，隨即奪了槐樹坡小寨。當晚聞達直奔飛虎峪，計點軍兵三停去一。宋江就槐樹坡寨內屯劄，吳用道：「軍兵敗走，心中必怯。若不乘勢追趕，誠恐養成勇氣，急忙難得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之言極當。」隨即傳令當晚就將精銳得勝軍將，分作四路，連夜進發，殺奔城來。

再說開達奔到飛虎峪，忙忙似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正在寨中商議計策，小校來報：「近山上一帶火起！」開達帶領軍兵，上馬看時，只見東邊山上，火把不知其數，照的遍山遍野通紅。開達便引軍兵迎敵，山後又是馬軍來到，當先首將「小李廣」花榮，引副將楊春、陳達，橫殺將來。開達措手不及，領兵便回飛虎峪。西邊山上，火把不知其數，當先首將「雙鞭」呼延灼，引副將歐陽、燕順，衝擊將來。後面喊聲又起，却是首將「霹靂火」秦明，引副將韓滔、彭玘，併力殺來。開達軍馬大亂，拔寨都起，只見前面喊聲又起，火光晃輝，却是「轟天雷」凌振，將帶副手，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邊，放起砲來。開達引軍奪路奔城而去。只見前面鼓聲響處，早有一彪軍馬攔路，火光叢中，閃出首將「豹子頭」林沖，引副將馬麟、鄧飛，截住歸路。四下裏戰鼓齊鳴，烈火競起，衆軍亂擡，各自逃生。開達手舞大刀，殺開條路走，正撞着李成，合兵一處，且戰且走。戰到天明，已至城下。梁中書聽的這個消息，驚的三魂蕩蕩，七魄幽幽，連忙點軍出城，接應敗殘人馬，緊閉城門，堅守不出。次日，宋江軍馬追來，直抵東門下寨，準備攻城。

且說梁中書在留守司聚衆商議，難以解救，李成道：「賊兵臨城，事在告急，若是遲延，必至失陷。相公可修告急家書，差心腹之人，星夜趕上京師，報與蔡太師知道，早奏朝廷，調遣精兵前來救應，此是上

策；第二，作緊行文，關報隣近府縣，亦教早早調兵接應；第三，北京城內，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，同心協助，守護城池，準備擗木砲石，踏弩硬弓，灰瓶金汁，曉夜隄備，如此可保無虞。」梁中書道：「家書隨便修下，誰人去走一遭？」當日差下首將王定，全副披掛；又差數個馬軍，領了密書，放開城門吊橋，望東京飛報聲息，及關報鄰近府分，發兵救應；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，上城守護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宋江分調衆將，引軍圍城，東西北三面下寨，只空南門不圍，每日引軍攻打一面；向山寨中催取糧草，爲久屯之計，務要打破北京，救取盧員外，石秀二人。李成聞達，連日提兵出城交戰，不能取勝，索超箭術，將息未得痊可。

不說宋江軍兵打城，且說首將王定齋領密書，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。門吏轉報入去，太師教喚王定進來，直到後堂拜罷，呈上密書。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，大驚，問其備細。王定把盧俊義的事，一一說了。「如今宋江領兵圍城，聲勢浩大，不可抵敵。」庾家驢，槐樹坡，飛虎峪，——三處廝殺，盡皆說罷。蔡京道：「鞍馬勞困，你且去館驛內安下，待我會官商議。」王定又稟道：「太師恩相，大名危如累卵，破在旦夕，倘或失陷，河北縣郡，如之奈何？」望太師恩相，早早發兵勦除。」蔡京道：「不必多說，你且退去。」王定去了。太師隨即差當日府幹，請樞密院官，急來商議軍情重事。不移時，東廳樞密使童貫，引三衙太

尉，都到節堂參見太師。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，備細說了一遍：「如今將何計策，用何良將，可退賊兵，以保城郭？」說罷，衆官互相廝覷，各有懼色。只見那步司太尉背後轉出一人，乃是衙門防禦使保義，姓宣，名贊，掌管兵馬。此人生的面如鍋底，鼻孔朝天，捲髮赤鬚，彪形八尺，使口剛刀，武藝出衆。先前在王府會做郡馬，人呼爲「醜郡馬」。因對連珠箭，贏了番將，郡王愛他武藝，招做女婿。誰想郡主嫌他醜陋，懷恨而亡，因此不得重用，只做得個兵馬保義使。童貫是個阿諛諂佞之徒，與他不能相下，當有嫌疑之心。當時此人忍不住，出班來稟太師道：「小將當初在鄉中，有個相識。此人乃是漢末三分「義勇武安王」嫡派子孫，姓關，名勝，生的規模，與祖上雲長相似，使一口「青龍偃月刀」，人稱爲「大刀」關勝。見做蒲東巡檢，屈在下僚。此人幼讀兵書，深通武藝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若以禮幣請他，拜爲上將，可以掃清水寨，殄滅狂徒，保國安民。乞取鈞旨。」蔡京聽罷大喜，就差宣贊爲使，齎了文書鞍馬，連夜星火，前往蒲東，禮請關勝赴京計議。衆官皆退。

話休絮繁。宣贊領了文書，上馬進發，帶將三五個從人，不則一日，來到蒲東巡檢司前下馬。當日關勝正和郝思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，聞說東京有使命至，關勝忙與郝思文出來迎接。各施禮罷，

請到廳上坐地。關勝問道：「故人久不相見，今日何事，遠勞親自到此？」宣贊回言：「爲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，宣某在太師面前，一力保舉兄長，有安邦定國之策，降兵斬將之才，特奉朝廷勅旨，太師鈞命，綵幣鞍馬，禮請起行。兄長勿得推却，便請收拾赴京。」關勝聽罷，大喜，與宣贊說道：「這個兄弟，姓郝，雙名思文，是我拜義弟兄。當初他母親蔘井木犴投胎，因而有孕，後生此人，因此人喚他做「井木犴」。這兄弟十八般武藝，無有不能。得蒙太師呼喚，一同前去，協力報國，有何不可？」宣贊喜諾，就行催請登程。

當下關勝分付老小，一同郝思文，將引關西漢十數個人，收拾刀馬，盔甲，行李，跟隨宣贊連夜起程。來到東京，逕投太師府前下馬。門吏轉報蔡太師得知，教喚進。宣贊引關勝，郝思文，直到節堂，拜見已罷，立在階下。蔡京看了關勝，端的好表人材：堂堂八尺五六身軀，細細三柳鬚鬚，兩眉入鬢，鳳眼朝天；面如重棗，唇若塗硃。太師大喜，便問：「將軍青春多少？」關勝答道：「小將三旬有二。」蔡太師道：「梁山泊草寇，圍困北京城郭，請問良將，願施妙策，以解其圍。」關勝稟道：「久聞草寇占住水洼，驚羣動衆，今擅離巢穴，自取其禍。若救北京，虛勞人力。乞假精兵數萬，先取梁山，後拿賊寇，教他首尾不能相顧。」太師見說大喜，與宣贊道：「此乃閻魏救趙之計，正合吾心。」隨即喚樞密院官，調撥山東，河北精銳軍兵一

萬五千教郝思文爲先鋒，宣贊爲合後，關勝爲領兵指揮使，步軍太尉段常接應糧草。犒賞三軍，限日下起行，大刀闊斧，殺奔梁山泊來。直教龍離大海，不能駕霧騰雲；虎到平川，怎辦張牙舞爪？正是貪觀天上中秋月，失却盤中照殿珠。畢竟宋江軍馬怎地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呼延灼月夜賺關勝

宋公明雪天擒索超

話說蒲東關勝，這人慣使口大刀，英雄蓋世，義勇過人。當日辭了太師，統領着一萬五千人馬，分爲三隊，離了東京，望梁山泊來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宋江與同衆將，每日北京攻打城池不下，李成、聞達，那裏敢出對陣。索超箭瘡深重，又未平復，更無人出戰。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，心中納悶，離山已久，不見輸贏。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，點上燈燭，取出「玄女天書」，一正石之間，猛然想起圍城既久，不見有救軍接應，戴宗回去，尙不見來，默然覺得神思恍惚，寢食不安。忽小校報說：「軍師來見。」吳用到得中軍帳內，與宋江道：「我等衆軍圍許

多時，如何杳無救軍來到，城中又不出戰，向有三騎馬奔出城去，必是梁中書使人去京師告急。他丈人蔡太師必然上緊遣兵，中間必有良將。倘用關魏救趙之計，且不來解此處之危，反去取我梁山，大寨，如之奈何！兄長不可不慮。我等先着軍士收拾，未可都退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見「神行太保」戴宗到來報說：「東京蔡太師，拜請關菩薩玄孫，蒲東郡「大刀」關勝，引一彪軍馬，飛奔梁山泊來。寨中頭領主張不定，請兄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，且解山寨之難。」吳用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不可急還。今夜晚間先教步軍前行，留下兩支軍馬，就飛虎峪兩邊埋伏。城中知道我等退軍，必然追趕；若不如此，我兵先亂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言之極當。」傳令便差「小李廣」花榮，引五百軍兵，去飛虎峪左邊埋伏；「豹子頭」林沖，引五百軍兵，飛虎峪右邊埋伏。再叫「雙鞭」呼延灼，引二十五騎馬軍，帶着凌振，將了風火等砲，離城十數里遠近，但見追兵過來，隨卽施放號砲，令其兩下伏兵，齊去併殺追兵。一面傳令，前隊退兵，倒施旌旗，不鳴戰鼓，却如雨散雲行，遇兵勿戰，慢慢退回。步軍隊裏，半夜起來，次第而行。直至次日巳牌前後，方纔盡退。

城上望見宋江軍馬，手拖旗旛，肩擔刀斧，紛紛滾滾，拔寨都起，有還山之狀。城上看了仔細，報與梁中書知道：「梁山泊軍馬，今日盡數收兵，都回去了。」梁中書聽的，隨卽喚李成，聞達商議。聞達道：「想

是京師救軍去取他梁山泊，這廝們恐失巢穴，慌忙歸去。可以乘勢追殺，必擒宋江。一說猶未了，城外報馬到來，齊東京文字，約會引兵去取賊巢；他若退兵，可以速追。梁中書便叫李成、聞達，各帶一支軍馬，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。

且說宋江引兵退回，見城中調兵追趕，捨命便走。直退到飛虎峪那邊，只聽的背後火砲齊響。李成、聞達喫了一驚，勒住戰馬看時，後面只見旗旛對刺，戰鼓亂鳴。李成、聞達火急回軍，左手下撞出「小李廣」花榮，右手下撞出「豹子頭」林冲，各引五千軍馬，兩邊殺來。措手不及，知道中了奸計，火速回軍。前面又撞出呼延灼，引着一支馬軍，大殺一陣，殺的李成、聞達金盔倒納，衣甲飄零，退入城中，閉門不出。宋江軍馬，次第而回。早轉近梁山泊邊，却好迎着「醜郡馬」宣贊攔路。宋江約住軍兵，權且下寨，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，赴水上山報知，約會水陸軍兵，兩下救應。

且說水寨內頭領「船火兒」張橫，與兄弟「浪裏白跳」張順當時議定：「我和你弟兄兩個，自來寨中，不曾建功。只看着別人誇能說會，到受他氣。如今蒲東「大刀」關勝，三路調軍，打我寨柵，不若我和你兩個，先去劫了他寨，捉得關勝，立這件大功，衆兄弟面前，也好爭口氣。」張順道：「哥哥，我和你

只管的一些水軍，倘或不相救應，枉惹人恥笑。」張橫道：「你若這般把細，何年月日，能勾建功？你不去便罷，我今夜自去。」張順苦諫不聽。當夜張橫點了小船五十餘隻，每船上只有三五人，渾身都是軟戰，手執苦竹鎗，各帶蓼葉刀，趁着月光微明，寒露寂靜，把小船直抵旱路。此時約有二更時分，却說關勝正在中軍帳裏，點燈看書，有伏路小校，悄悄來報：「蘆花蕩裏，約有小船四五十隻，人人各執長鎗，盡去蘆葦裏面兩邊埋伏，不知何意，特來報知。」關勝聽了，微微冷笑。當時暗傳號令，教衆軍俱各如此准備。三軍得令，各自潛伏。且說張橫將引三二百人，從蘆葦中間，藏蹤躡跡，直到寨邊，拔開鹿角，逕奔中軍。望見帳中燈燭煒煌，關勝手撚髭鬚，坐看兵書。張橫暗喜，手搭長鎗，搶入帳房裏來。傍邊一聲鑼響，衆軍喊動，如天崩地塌，山倒江翻，嚇的張橫倒拖長鎗，轉身便走。四下裏伏兵亂起，可憐會水張橫，怎脫平川羅網。二三百人，不會走的一個，盡數被縛，推到帳前。關勝看了，笑罵：「無端草賊，安敢侮吾！」將張橫陷車盛了，其餘者盡數監了；直等捉了宋江，一併解上京師。

不說關勝捉了張橫，却說水寨內三阮頭領，正在寨中商議，使人去宋江哥哥處聽令，只見張順到來，報說：「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，去劫關勝營寨，不料被捉，囚車監了。」阮小七聽了，叫將起來，說道：

「我兄弟們同死同生，吉凶相救，你是他嫡親兄弟，却怎地教他獨自去，被人捉了？你不去救，我弟兄三個自己去救他。」張順道：「爲不會得哥哥將令，却不敢輕動。」阮小七道：「若等將令來時，你哥哥喫他剝做八段。」阮小二、阮小五都道：「說的是。」張順送他三個不過，只得依他。當夜四更，點起大小水寨頭領，各架船一百餘隻，一齊殺奔關勝寨來。岸上小軍，望見水面上戰船如螞蟻相似，都傍岸邊，慌忙報知主帥。關勝笑道：「無見識賊奴，何足爲慮？」隨即喚首將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且說三阮在前，張順在後，納聲喊，搶入寨來。只見寨內鎗刀豎立，旌旗不倒，並無一人。三阮大驚，轉身便走。帳前一聲鑼響，左右兩邊，馬軍步軍，分作八路，簸箕掌，栲栳圈，重重疊疊，圍裏將來。張順見不是頭，撲通的先跳下水去。三阮奪路便走，急到的水邊，後軍趕上，撓鉤齊下，套索飛來，把這「活閻羅」阮小七搭住，橫拖倒拽捉去了。阮小二、阮小五、張順，却得「混江龍」李俊帶的童威、童猛死救回去。

不說阮小七被捉，因在陷軍之中。且說水軍報上梁山泊來，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裏直到宋江寨中，報說這個消息。宋江便與吳用商議，怎生退的關勝。吳用道：「來日決戰，且看勝敗如何。」說猶未了，猛聽得戰鼓齊鳴，却是「醜郡馬」宣贊，部領三軍，直到大寨。宋江舉衆出迎，看了宣贊在門旗下勒戰。

便喚：「首將那個出馬，先拿這賊。」只見「小李廣」花榮拍馬持鎗，直取宣贊。宣贊舞刀來迎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鬪到十合，花榮賣個破綻，回馬便走。宣贊趕來，花榮就了事環，帶住鋼鎗，拈弓取箭，側坐雕鞍，輕舒猿臂，翻身一箭。宣贊聽得弓弦響，却好箭來，把刀只一隔，鏗地一聲響，射在刀面上。花榮見一箭不中，再取第二枝箭，看的較近，望宣贊胸膛上射來。宣贊鎧裏藏身，又躲過了。宣贊見他弓箭高強，不敢追趕，霍地勒回馬，跑回本陣。花榮見他不趕，連忙便勒轉馬頭，望宣贊趕來。又取第三枝箭，望得宣贊後心較近，再射一箭。只聽得鎗地一聲響，正射在背後護心鏡上。宣贊慌忙馳馬入陣，便使人報與關勝。關勝得知，便喚小校：「快牽過戰馬來。」那匹馬，頭至尾長一丈，蹄至脊高八尺，渾身上下，沒一根雜毛，純是火炭般赤。拴一副皮甲，束三條肚帶。關勝全裝披掛，綽刀上馬，直臨陣前。門旗開處，便乃出馬，有西江月一首爲證：

漢國功臣苗裔，三分良將玄孫。纛旛飄揚動天兵，金甲綠袍相稱。赤兔馬騰騰紫電，青龍刀凜凜寒冰。蒲東郡內產豪英，義勇「大刀」關勝。

宋江看了關勝一表非俗，與吳用暗暗地喝彩，回頭與衆多良將道：「將軍英雄，名不虛傳！」說言

末了，林冲忿怒，便道：「我等弟兄，自上梁山泊，大小五七十陣，未嘗挫了銳氣，軍師何故滅自己威風！」說罷，便挺鎗出馬，直取關勝。關勝見了，大喝道：「水泊草寇，汝等怎敢背負朝廷！單要宋江與吾決戰。」宋江在門旗下，喝住林冲，縱馬親自出陣，欠身與關勝施禮，說道：「鄆城小吏宋江到此，謹參，惟將軍問罪。」關勝道：「汝爲小吏，安敢背叛朝廷？」宋江答道：「蓋爲朝廷不明，縱容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設除濫官污吏，陷害天下百姓。宋江等替天行道，並無異心。」關勝大喝：「天兵到此，尙然抗拒，巧言令色，怎敢瞞吾！若不下馬受降，看你粉骨碎身！」「霹靂火」秦明聽得大怒，手舞狼牙棍，縱坐下馬，直搶過來。關勝也縱馬出迎，來關秦明。林冲怕他奪了頭功，猛可裏飛搶過來，逕奔關勝。三騎馬向征塵影裏，轉燈般廝殺。宋江看了，恐傷關勝，便教鳴金收軍。林冲、秦明回馬陣前，說道：「正待擒捉這廝，兄長何故收軍罷戰？」宋江道：「賢弟，我等忠義自守，以強欺弱，非所願也。縱使陣上捉他，此人不伏，亦乃惹人恥笑。吾看關勝英勇之將，世本忠臣，乃祖爲神，若得此人上山，宋江情願讓位。」林冲、秦明都不喜歡。當日兩邊各自收兵。

且說關勝回到寨中，下馬卸甲，心中暗忖道：「我力關二將不過，看看輸與他，宋江倒收了軍馬，不

知主何意？」卻叫小軍推出陷車中張橫，阮小七過來問道：「宋江是個鄆城小吏，你這廝們如何伏他？」阮小七應道：「俺哥哥山東河北馳名，都稱做「及時雨」「呼保義」。宋公明你這廝不知禮義之人，如何省得！」關勝低頭不語，且教推過陷車。

當晚寨中納悶，坐臥不安，走出中軍觀看，月色滿天，霜華遍地，嗟歎不已。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：「有個鬚鬚將軍，匹馬單鞭，要見元帥。」關勝道：「你不問他是誰？」小校道：「他又沒衣甲軍器，並不肯說姓名，只言要見元帥。」關勝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與我喚來。」沒多時，來到帳中，拜見關勝。關勝看了，有些面熟，燈光之下，略也認得，便問是誰。那人道：「乞退左右。」關勝道：「不妨。」那人道：「小將呼延灼的便是。先前曾與朝廷統領「連環馬軍」，征進梁山泊。誰想中賊奸計，失陷了軍機，不能還鄉。聽得將軍到來，不勝之喜。早間宋江在陣上，林冲、秦明待捉將軍，宋江火急收軍，誠恐傷犯足下。此人素有歸順之意，獨奈賊不從。暗與呼延灼商議，正要驅使衆人歸順。將軍若是聽從，明日夜間，輕弓短箭，騎着快馬，從小路直入賊寨，生擒林冲等寇，解赴京師，共立功勳。」關勝聽罷大喜，請入帳，置酒相待。備說宋江專以忠義爲主，不幸從賊無辜。二人遞相剖露衷情，並無疑心。

次日，宋江舉衆搦戰，關勝與呼延灼商議：「今日可先贏首將，晚間可行此計。」且說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，彼各上馬，都到陣前。宋江陣上大罵呼延灼道：「山寨不會虧負你半分，因何夤夜私去？」呼延灼回道：「汝等草寇，成何大事！」宋江便令「鎮三山」黃信出馬，仗喪門劍，驅坐下馬，直奔呼延灼。兩馬相交，鬪不到十合，呼延灼手起一鞭，把黃信打落馬下。宋江陣上衆軍搶出來，扛了回去。關勝大喜，令大小三軍一齊掩殺。呼延灼道：「不可追掩。」吳用那廝，廣有神機，若還趕殺，恐賊有計。關勝聽了，火急收軍，都回本寨。到中軍帳裏，置酒相待，動問「鎮三山」黃信之事。呼延灼道：「此人原是朝廷命官，青州都監，與秦明、花榮一時落草。今日先殺此賊，挫滅威風，今晚偷營，必然成事。」關勝大喜，傳下將令，教宣贊、郝思文兩路接應，自引五百馬軍，輕弓短箭，叫呼延灼引路。至夜二更起身，三更前後，直奔宋江寨中，砲響爲號，裏應外合，一齊進兵。

是夜月光如晝。黃昏時候，披掛已了，馬摘鬃鈴，人披軟戰，軍卒銜枚疾走，一齊乘馬。呼延灼當先引路，衆人跟着。轉過山徑，約行了半個更次，前面撞見三五十個伏路小軍，低聲問道：「來的不是呼將軍麼？」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接。」呼延灼喝道：「休言語，隨在我馬後走！」呼延灼縱馬先行，關勝乘馬在

後又轉過一層山嘴，只見呼延灼把鎗尖一指，遠遠地一碗紅燈。關勝勒住馬問道：「有紅燈處是那裏？」呼延灼道：「那裏便是宋公明中軍。」急催動人馬。將近紅燈，忽聽得一聲砲響，衆軍跟定關勝，殺奔前來。到紅燈之下看時，不見一個，便喚呼延灼時，亦不見了。關勝大驚，知道中計，慌忙回馬，聽得四邊山上，一齊鼓響鑼鳴。正是慌不擇路，衆軍各自逃生。關勝連忙回馬時，只剩得數騎馬軍跟着。轉出山嘴，又聽得樹林邊腦後一聲砲響，四下裏撓鉤齊出，把關勝拖下雕鞍，奪了刀馬，卸去衣甲，前推後擁，拿投大寨裏來。卻說林冲、花榮，自引一枝軍馬，截住郝思文，回頭廝殺。月光之下，遙見郝思文怎生打扮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千丈凌雲豪氣，一團筋骨精神。橫鎗躍馬蕩征塵，四海英雄難近。身著戰袍錦繡，七星甲掛龍麟。天丁元是郝思文，飛馬當前出陣。

林冲大喝道：「你主將關勝，中計被擒，你這無名小將，何不下馬受縛？」郝思文大怒，直取林冲，二馬相交，鬪無數合，花榮挺鎗助戰，郝思文勢力不加，回馬便走。肋後撞出個女將，「一丈青」扈三娘，撒起紅綿套索，把郝思文拖下馬來。步軍向前，一齊捉住，解投大寨。

證：
話分兩處。這邊秦明，孫立，自引一支軍馬去捉宣贊，當路正逢此人。那宣贊怎生打扮，有西江月爲

捲縮短黃鬚髮，凹兜黑墨容顏。睜開怪眼似雙環，鼻孔朝天仰面。手內鋼刀耀雪，護身鎧甲連環。海驢赤馬錦鞍轡，郡馬英雄宣贊。

當下宣贊拍馬大罵：「草賊匹夫，當吾者死，避我者生！」秦明大怒，躍馬揮狼牙棍，直取宣贊。二馬相交，約鬪數合。孫立側首過來，宣贊慌張，刀法不依古格，被秦明一棍，擲下馬來。三軍齊喊一聲，向前捉住。再有「撲天鷲」李應，引領大小軍兵，搶奔關勝寨內來，先救了張橫，阮小七，并被擒水軍人等，奪去一應糧草馬匹，卻去招安山下，敗殘人馬。宋江會衆上山，此時東方漸明，忠義堂上分開坐次，早把關勝，宣贊，郝思文，分投解來。宋江見了，慌忙下堂，喝退軍卒，親解其縛，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，納頭便拜，叩首伏罪，說道：「亡命狂徒，冒犯虎威，望乞恕罪。」關勝連忙答禮，閉口無言，手脚無措。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：「小可既蒙將令，不敢不依，萬望將軍免恕虛誑之罪。」關勝看了一班頭領，義氣深重，回顧與宣贊，郝思文道：「我們被擒在此，所事若何？」二人答道：「並聽將令。」關勝道：「無面還京，俺三人願

早賜一死！宋江道：「何故發此言？將軍倘蒙不棄微賤，一同替天行道。若是不肯，不敢苦留，只今便送回京。」關勝道：「人稱忠義宋公明，話不虛傳。今日我等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願在帳下，爲一小卒。」宋江大喜。當日一面設筵慶賀，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，又得了五七千人馬。軍內有老幼者，隨即給散銀兩，便放回家；一邊差薛永齎書往蒲東，搬取關勝老小，都不在話下。

宋江正飲宴間，默然想起盧員外，石秀陷在北京，潸然淚下。吳用道：「兄長不必憂心，吳用自有措置。只過今晚，來日再起軍兵，去打北京，必然成事。」關勝便起身說道：「小將無可報答不殺之罪，願爲前部。」宋江大喜。次日早晨傳令，就教宣贊、郝思文，撥回舊有軍馬，便爲前部先鋒；其餘原打北京頭領，不缺一個。再差李俊、張順，將帶水戰盔甲隨去，以次再望北京進發。

這裏卻說梁中書在城中，正與索超起病飲酒。只見探馬報道：「關勝、宣贊、郝思文，并衆軍馬，俱被宋江捉去，已入夥了。梁山泊軍馬，見今又到。」梁中書聽得，唬得目瞪口呆，手脚無措。只見索超稟道：「前者中賊冷箭，今番且復此讎。」梁中書隨即賞了索超，便教引本部人馬，出城迎敵。李成、關達，隨後調軍接應。其時正是仲冬天氣，時候正冷，連日彤雲密布，朔風亂吼。宋江兵到，索超直至飛虎峪下寨。次日，引

兵迎敵，宋江引前部呂方、郭盛，上高阜處看關勝廝殺。三通戰鼓罷，關勝出陣。只見對面索超出馬，當時索超見了關勝，卻不認得。隨征軍卒說道：「這個來的，便是新背反的『大刀』關勝。」索超聽了，並不打話，直搶過來，逕奔關勝。關勝也拍馬舞刀來迎，兩個鬪無十合，李成正在中軍，看見索超斧怯，戰關勝不下，自舞雙刀出陣，夾攻關勝。這邊宣贊、郝思文見了，各持兵器前來助戰。——五騎馬攪做一塊。宋江在高阜看見，鞭梢一指，大軍掩殺過去，李成軍馬大敗虧輸，殺得七斷八絕，連夜退入城去，堅閉不出。宋江催兵直抵城下，扎住軍馬。次日，索超親引一支軍馬出城衝突。吳用見了，便教軍校迎敵戲戰：「他若追來，乘勢便退。」此時索超又得了這一陣，歡喜入城。

當晚彤雲四合，紛紛雪下，吳用已有計了，暗差步軍去北京城外，靠山邊河路狹處，掘成陷坑，上用土蓋。是夜雪急風嚴，平明看時，約有二尺深雪。城上望見宋江軍馬，各有懼色，東西欄立不定。索超看了，便點三百軍馬，就時追出城來。宋江軍馬四散奔波而走。卻教水軍頭領李俊、張順，身披軟戰，勒馬橫鎗，前來迎敵。卻纔與索超交馬，索超便走，特引索超奔陷坑邊來。索超是個性急的，那裏照顧。這裏一邊是路，一邊是澗。李俊棄馬，跳入澗中去了，向着前面，口裏叫道：「宋公明哥哥快走！」索超聽了，不顧身體，

飛馬搶過陣來。山背後一聲砲響，索超連人和馬，攔將下去。後面伏兵齊起，這索超便有三頭六臂，也須七損人傷。正是爛銀深蓋藏圈套，碎玉平鋪作陷坑。畢竟「急先鋒」索超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「托塔天王」夢中顯聖 「浪裏白跳」水上報冤

話說宋江軍中，因這一場大雪，吳用定出這條計策，就這雪中捉了索超，其餘軍馬，都逃入城去，報說索超被擒。梁中書聽得這個消息，不由他不慌，傳令教衆將只是堅守，不許出戰。意欲殺了盧俊義，石秀，猶恐激惱了宋江，朝廷急無兵馬救應，其禍愈速；只得教監守着二人，再行申報京師，聽憑蔡太師處分。且說宋江到寨，中軍帳上坐下，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。宋江見了大喜，喝退軍健，親解其縛，請入帳中，致酒相待，用好言撫慰道：「你看我衆兄弟們，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，蓋爲朝廷不明，縱容濫官當道，污吏專權，酷害良民，都情願協助宋江，替天行道。若是將軍不棄，同以忠義爲主。」楊志向前另敘一禮，又細勸了一番。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數，自然轉合，降了宋江。當夜帳中置酒作賀。

次日，商議攻城，一連打了數日，不得城破。宋江好生憂悶，當夜帳中伏枕而臥，忽然陰風颯颯，寒氣逼人，宋江擡頭看時，只見「天王」晁蓋欲進不進，叫聲：「兄弟，你不回去，更待何時？」立在面前。宋江喫了一驚，急起身問道：「哥哥從何而來？屈死冤讎，不曾報得，中心日夜不安。前者一向不曾致祭，以此顯靈，必有見責。」晁蓋道：「非爲此也。兄弟靠後，陽氣逼人，我不敢近前。今特來報你，賢弟有百日血光之災，則除江南「地靈星」可治。你可早早收兵，此爲上計。」宋江卻欲再問明白，趕向前去說道：「哥哥陰魂到此，望說真實。」被晁蓋一推，撒然覺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便叫小校請軍師圓夢。吳用來到中軍帳上，宋江說其異事。吳用道：「既是晁天王顯聖，不可不依。日今天寒地凍，軍馬難以久住，權且回山。守待冬盡春初，雪消冰解，那時再來攻城，亦未爲晚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之言甚當，只是慮員外和石秀兄弟，陷在縲紲，度日如年，只望我等弟兄來救。不爭我們回去，誠恐這廝們害他性命。此事進退兩難。」

計議未定。次日只見宋江覺道神思疲倦，身體酸疼，頭如斧劈，身似籠蒸，一臥不起。衆頭領都到面前看視，宋江道：「我只覺背上好生熱疼。」衆人看時，只見鬚子一般紅腫起來。吳用道：「此疾非癰卽疽。吾看方書，菘豆粉可以護心，毒氣不能侵犯，便買此物，安排與哥哥喫。」一面使人尋藥醫治，亦不能

好。只見「浪裏白跳」張順說道：「小弟舊在潯陽江時，因母得患背疾，百藥不能得治，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，手到病除。向後小弟但得些銀兩，便着人送去與他。今見兄長如此病症，此去東途路遠，急速不能便到。爲哥哥的事，只得星夜前去，拜請他來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夢見天王所言：『百日之災，則除江南「地靈星」可治。』莫非正應此人？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你若有這個人，快與我去，休辭生受，只以義氣爲重，星夜去請此人，救我一命。」吳用叫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，再將三二十兩碎銀作爲盤纏，分付與張順：「只今便行，好歹定要和他同來，切勿有誤。我今拔寨回山，和他山寨裏相會。兄弟可作急快來。」張順別了衆人，背上包裹，望前便去。

且說軍師吳用傳令諸將：「權且收軍，罷戰回山。」車子上載了宋江，連夜起發，北京城內，曾經了伏兵之計，只猜他引誘，不敢來追。次日，梁中書見報，說道：「此去未知何意。」李成、聞達道：「吳用那廝，詭計極多，只可堅守，不宜追趕。」話分兩頭。且說張順要救宋江，連夜趨行。時值冬盡，無雨卽雪，路上好生艱難。更兼慌張，不曾帶得雨具，行了十多日，早近揚子江邊。是日北風大作，凍雲低垂，飛揚揚，下一天大雪。張順冒着風雪，要過大江，捨命而行。雖是景物淒涼，江內別是幾般清致，有西江月爲證：

嘹唳凍雲孤鷹，盤旋枯木寒鴉。空中雪下似梨花，片片飄瓊亂灑。玉壓橋邊酒旆，銀鋪渡口魚鱗。前村隱隱兩三家，江上晚來堪畫。

那張順獨自一個奔至揚子江邊，看那渡船時，並無一隻，只叫得苦。透着這江邊走，只見敗葦折蘆裏面，有些煙起。張順叫道：「船公，快把渡船來載我！」只見蘆葦裏簌簌地響，走出一個人來，頭戴箬笠，身披蓑衣，問道：「客人要那裏去？」張順道：「我要渡江，去建康府幹事，至緊，多與你些船錢，渡我一個。」那船公道：「載你不妨，只是今日晚了，便過江去，也沒歇處。你只在我船裏歇了，到四更風靜月明時，我便渡你過去，多出些船錢與我。」張順道：「也說的是。」便與船公鑽入蘆葦裏來，見灘邊繫着一隻小船，見蓬底下一個瘦後生，在那裏向火。船公扶張順下船，走入船裏，把身上濕衣服都脫下來，叫那小後生就火上烘焙。張順自打開衣包，取出綿被，和身上捲倒在船裏，叫船公道：「這裏有酒賣麼？買些來喫也好。」船公道：「酒却沒買處，要飯便喫一碗。」張順喫了一碗飯，放倒頭便睡。一來連日辛苦，二來十分托大，到初更左側，不覺睡着。那瘦後生向着炭火，烘着上蓋的納襖，看見張順睡着了，便叫船公道：「大哥，你見麼？」船公盤將來，去頭邊只一捏，覺道是金帛之物，把手搖道：「你去把船放開，去江心

裏下手不遲。」那後生推開蓬，跳上岸，解了纜索上船，把竹篙點開，搭上櫓，嘩嘩嘩地搖出江心裏來。艙公在船艙裏取纜船索，輕輕地把張順網縛做一塊，便去船梢板底下，取出板刀來。張順却好覺來，雙手被縛，掙挫不得。艙公手拿大刀，按在他身上。張順道：「好漢，你饒我性命，都把金子與你。」艙公道：「金子也要，你的性命也要。」張順連聲叫道：「你只教我圖圖死，冤魂便不來纏你。」艙公放下板刀，把張順撲通的丟下水去。

那艙公便去打開包來看時，見了許多金銀，便沒心分與那瘦後生，叫道：「五哥，和你說話。」那人鑽入艙裏來，被艙公一手揪住，一刀落時，砍的伶仃，推下水去。艙公打併了船中血迹，自搖船去了。

却說張順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，一時被推下去，就江底下咬斷案子，赴水過南岸時，見樹林中隱隱有燈光。張順爬上岸，水淥淥地，轉入林子裏看時，却是一個村酒店，半夜裏起來釀酒，破壁縫透出燈光。張順叫開門時，見個老丈，納頭便拜。老兒道：「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，跳水逃命的麼？」張順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老丈，小人來建康幹事，晚了，隔江覓船，不想撞着兩個歹人，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，盡都劫了，擲入江中。小人却會赴水，逃得性命，公公救度則個。」老丈見說，領張順入後屋下，把個衲頭與

他替下濕衣服來烘，盪些熱酒與他喫。老丈道：「漢子，你姓甚麼？」張順道：「小
人姓張。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，特來探望他。」老丈道：「你從山東來，曾經梁山泊過？」張順道：「正
從那裏經過。」老丈道：「他山上宋頭領，不劫來往客人，又不殺害人性命，只是替天行道。」張順道：「宋
頭領專以忠義爲主，不害良民；只怪濫官汚吏。」老丈道：「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，端的仁義，只是救貧
濟老，那裏是我這裏草賊？若得他來這裏，百姓都快活，不喫這夥濫官吏衙。」張順聽罷道：「公公
不要喫驚，小人便是。」浪裏白跳。」張順因爲俺哥哥宋公明，害發背瘡，教我將一百兩黃金，來請安道
全。誰想托大，在船中睡着，被這兩個賊男女縛了雙手，擲下江裏；被我咬斷繩索，到得這裏。」老丈道：「你
既是那裏好漢，我教兒子出來，和你相見。」不多時，後而走出一個後生來，看着張順便拜道：「小人久
聞哥哥大名，只是無緣，不曾拜識。小人姓王，排行第六，因爲走跳得快，人都喚小人做「活閻婆」。」王定
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，多曾投師，不得傳授，權在江邊賣酒度日，却纔哥哥被兩個劫了，小人都認得
一個是「截江鬼」，張旺；那一個瘦後生，却是華亭縣人，喚做「油裏馱」，孫五。這兩個男女，時常在江
裏劫人。哥哥放心，在此住幾日，等這廝來喫酒，我與哥哥報讎。」張順道：「感承兄弟好意，我爲兄長

宋公明，恨不得一日奔回寨裏。只等天明，便入城去，請了安太醫，回來相會。王定六把自己衣裳，都與張順換了。連忙盪酒相待，不在話下。次日，天晴雪消，把十數兩銀子與張順，且教入建康府來。

張順進得城中，逕到槐橋下，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貨藥。張順進得門，看着安道全，納頭便拜。有首詩單題安道全好處：

肘後良方有百篇，

金針玉刃得師傅。

重生扁鵲應難比，

萬里傳名安道全。

這安道全祖傳內科外科，盡皆醫得，以此遠方馳名。當時看了張順，便問道：「兄弟多年不見，甚風吹得到此？」張順隨至裏面，把這鬧江州，跟宋江上山的事，一一告訴了。後說宋江見患背瘡，特地來請神醫；揚子江中險些兒送了性命，因此空手而來，都實訴了。安道全道：「若論宋公明，天下義士，去走一遭最好；只是焦婦亡過，家中別無親人，誰遠不得，以此難出。」張順苦苦求告：「若是兄長推却不去，張順也難回山。」安道全道：「再作商議。」張順百般哀告，安道全方纔應允。原來這安道全却和建康府一個煙花娼妓，喚做李巧奴，時常往來。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貌，安道全以此養贖他，有詩為證：

蕙質溫柔更老成，
玉壺明月逼人清。

步搖寶髻尋春去，
露濕淩波帶月行。

丹臉笑回花萼麗，
朱絃歌罷綵雲停。

願教心地常相憶，
莫學章臺贈柳情。

當晚就帶張順同去他家，安排酒喫。李巧奴拜張順爲叔叔。三杯五盞，酒至半酣，安道全對巧奴說道：「我今晚就你這裏宿歇，明日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，多則是一個月，少是二十餘日，使回來望你。」那李巧奴道：「我却不要你去。你若不依我口，再也休上我門。」安道全道：「我藥囊都已收拾了，只要動身，明日便去。你且寬心，我便去，也又不擔閣。」李巧奴撒嬌撒癡，便倒在安道全懷裏，說道：「你若還不依我，去了，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兒飛！」張順聽了這話，恨不得一口水吞喫了這婆娘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安道全大醉倒了，攙去巧奴房裏，睡在牀上。巧奴却來發付張順道：「你自歸去，我家又沒睡處。」張順道：「只待哥哥酒醒同去。」以此發遣他不動，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。

張順心中憂煎，那裏睡得着。初更時分，有人敲門。張順在壁縫裏張時，只見一個人閃將人來，便與

虔婆說話。那婆子問道：「你許多時不來，却在那裏？今晚太醫醉倒在房裏，却怎生奈何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有十兩金子，送與姐姐打些釵環，老娘怎地做個方便，教他和我斷會則個。」虔婆道：「你只在我房裏，我叫女兒來。」張順在燈影下張時，却見是「殺江鬼」張旺。原來這斷，但是江中尋得些財，便來他家使。張順見了，按不住火起。再細聽時，只見虔婆安排酒食在房裏，叫巧奴相伴張旺。張順本待要搶入去，却又怕弄壞了事，走了這賊。約莫三更時候，廚下兩個使喚的也醉了；虔婆東倒西歪，却在燈前打醉眼。張順悄悄開了房門，覷到廚下，見一把廚刀，明晃晃放在竈上，看這虔婆，倒在側首板凳上。張順走將入來，拿起廚刀，先殺了虔婆。要殺使喚的時，原來廚刀不甚快，砍了一個人，刀口早捲了。那兩個正待要叫，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，綽起來，一斧一個，砍殺了。房中婆娘聽得，慌忙開門，正迎着張順，手起斧落，劈胸膛砍翻在地。張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，推開後牕，跳牆走了。張順懷惱無極，隨即割下衣襟，蘸血去粉牆上寫道：「殺人者，安道全也！」連寫數十處。

捱到五更將明，只聽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，便叫巧奴。張順道：「哥哥，不要則聲，我教你看兩個人。」安道全起來，看見四個死屍，嚇得渾身麻木，顫做一團。張順道：「哥哥，你見壁上寫的麼？」安道全道：「你

苦了我也！張順道：「只有兩條路，從你行。若是聲張起來，我自走了，哥哥却用去償命；若還你要沒事，家中取了藥囊，連夜逕上梁山泊，救我哥哥。」這兩件隨你行。」安道全道：「兄弟，忒這般短命見識！」有詩爲證：

紅粉無情只愛錢，

臨行何事更流連。

冤魂不赴陽臺夢，

笑煞癡心安道全。

到天明，張順捲了盤纏，同安道全回家，敲開門，取了藥囊，出城來，逕到王定六酒店裏。王定六接著說道：「昨日張旺從這裏過，可惜不遇見哥哥。」張順道：「我自要幹大事，那裏且報小饑。」說言未了，王定六報道：「張旺那廝來也。」張順道：「且不要驚他，看他投那裏去。」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船。王定六叫道：「張大哥，你留船來，載我兩個親眷過去。」張旺道：「要趁船快來。」王定六報與張順，張順道：「安兄，你可借衣服與小弟穿；小弟衣裳，却換與兄長穿了，纔去趁船。」安道全道：「此是何意？」張順道：「自有主張，兄長莫問。」安道全脫下衣服，與張順換穿了。張順戴上頭巾，遮塵履笠，影身。王定六背了藥囊，走到船邊，張旺攔船傍岸，三個人上船。張順爬入後梢，揭起艙板看時，板刀尚在，張順拿了，再入

船艙裏。張旺把船搖開，嘩啞之聲，直到江心裏面。張順脫去上蓋，叫一聲：「船公快來！你看船艙裏漏進水來？」張旺不知是計，把頭鑽入艙裏來，被張順脰膈地揪住，喝一聲：「強賊，認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麼？」張旺着了，則聲不得。張順喝道：「你這廝謀了我一百兩黃金，又要害我性命！你那個瘦後生那裏去了？」張旺道：「好漢，小人得了財，無心分與他，恐他爭論，被我殺死，擲入江裏去了。」張順道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張旺道：「不識得好漢，只求饒了小人一命。」張順喝道：「我生在潯陽江邊，長在小孤山下，作賣魚牙子，誰不認得！只因闖了江州，上梁山泊，隨從宋公明，縱橫天下，誰不懼我！你這廝漏我下船，縛住雙手，擲下江心，不是我會識水時，却不送了性命！今日冤讎相見，饒你不得！」就勢只一拖，提在船中，把手脚四馬攢蹄，細縛做一塊，看看那揚子大江，直擲下去，也免了你一刀。張旺性命，眼見得黃昏做鬼。王定六看了，十分歎息。張順就船內搜出前日金子，并零碎銀兩，都收拾包裹裏，三人棹船到岸。張順對王定六道：「賢弟恩義，生死難忘。你若不棄，便可同父親收拾起酒店，趕上梁山泊來，一同歸順大義，未知你心下如何？」王定六道：「哥哥所言，正合小弟之心。」說罷分別，張順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。王定六作辭二人，復上小船，自回家去，收拾行李趕來。

且說張順與安道全上得北岸，背了藥囊，移身便走。那安道全是個文墨的人，不會走路，行不得三十餘里，早走不動。張順請入村店，買酒相待。正喫之間，只見外面一個客人走到面前，叫聲：「兄弟，如何這般遲誤！」張順看時，却時「神行太保」戴宗，扮做客人趕來。張順慌忙教與安道全相見了，便問宋公明哥哥消息。戴宗道：「如今宋哥哥神思昏迷，水米不喫，看看待死。」張順聞言，淚如雨下。安道全問道：「皮肉血色如何？」戴宗答道：「肌膚憔悴，終夜叫喚，疼痛不止，性命早晚難保。」安道全道：「若是皮肉身體，得知疼痛，便可醫治；只怕誤了日期。」戴宗道：「這便容易。」取兩個甲馬，拴在安道全腿上。戴宗自背了藥囊，分付張順：「你自慢來，我同太醫前去。」兩個離了村店，作起「神行法」先去了。

且說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，一連安歇了兩三日，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裹，同父親果然過來。張順接見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我專在此等你。」王定六問道：「安太醫何在？」張順道：「神行太保」戴宗接來迎着，已和他先行去了。」王定六却和張順并父親一同起身，投梁山泊來。

且說戴宗引着安道全，作起「神行法」，連夜趕到梁山泊。寨中大小頭領接着，擁到宋江臥榻內，就牀上看時，口內一絲兩氣。安道全先診了脈息，說道：「衆頭領休慌，脈體無事。身軀雖見沉重，大體不

妨。不是安某說口，只十日之間，便要復舊。」衆人見說，一齊便拜。安道全先把艾烙引出毒氣，然後用藥。外使敷貼之餌，內用長托之劑。五日之間，漸漸皮膚紅白，肉體滋潤，飲食漸進。不過十日，雖然瘡口未完，飲食復舊。只見張順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，拜見宋江并衆頭領，訴說江中被劫，水上報冤之事。衆皆稱歎：「險不誤了兄長之患！」宋江纔得病好，便與吳用商量，要打北京，救取盧員外、石秀。安道全諫道：「將軍瘡口未完，不可輕動，動則急難痊可。」吳用道：「不勞兄長掛心，只願自己將息，調理體中元陽真氣。吳用雖然不才，只就目今春秋時候，定要打破北京城池，救取盧員外、石秀二人性命，擒拿淫婦奸夫，不知兄長意下如何？」宋江道：「若得軍師如此扶持，宋江雖死瞑目！」吳用便就忠義堂上傳令，有分教，北京城內，變成火窟鎗林；大名府中，翻作屍山血海。正是談笑鬼神皆喪膽，指揮豪傑盡傾心。畢竟軍師吳用說出甚麼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

時遷火燒翠雲樓

吳用智取大名府

話說吳用對宋江道：「今日幸喜得兄長無事，又得安太醫在寨中看視貴疾。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。比及兄長臥病之時，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聽消息。梁中書晝夜憂驚，只恐俺軍馬臨城。又使人直往北京城裏城外市井去處，遍貼無頭告示，曉諭居民，勿得疑慮。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，大軍到郡，自有對頭；因此，梁中書越懷鬼胎。東京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，天子之前，更不敢提；只是主張招安，大家無事，因此累累寄書與梁中書，教道且留盧俊義、石秀二人性命，好做手脚。」宋江見說，便要催遣軍馬下山去打北京。吳用道：「卽今冬盡春初，早晚元宵節近，北京年例，大張燈火。我欲乘此機會，先令城中埋伏，外面驅兵大進，裏應外合，可以破之。」宋江道：「此計大妙！便請軍師發落。」吳用道：「爲頭最要緊的，是城中放火爲號。你衆弟兄中，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？」只見階下走過一人道：「小弟願往。」衆人看時，卻是一鼓上旱時遷。時遷道：「小弟幼年間曾到北京，城內有座樓，喚做翠雲樓；樓上樓下，大小有百十個閣子。眼見得元宵之夜，必然喧闐。乘空潛地入城，正月十五日夜，盤去翠雲樓上，放起火來爲號，軍師可自調人馬劫牢，此爲上計。」吳用道：「我心正待如此。你明日天曉，先下山去，只在元宵夜一更時候，樓上放起火來，便是你的功勞。」時遷應允，得令去了。吳用次日卻調解珍、解寶，扮做獵戶，去北京

城內官員府裏，獻納野味。正月十五日夜間，只看火起爲號，便去留守司前，截住報事官兵。兩個聽令去了。再調杜邊、宋萬，扮做糶米客人，推輛車子，去城中宿歇。元宵夜，只看號火起時，卻來先奪東門。此是你兩個功勞。兩個聽令去了。再調孔明、孔亮，扮做僕者，去北京城內鬧市裏房簷下宿歇。只看樓前火起，便去往來接應。兩個聽令去了。再調李應、史進，扮做客人，去北京東門外安歇。只看城中號火起時，先斬把門軍士，奪下東門，好做出路。兩個聽令去了。再調魯智深、武松，扮做行脚僧行，去北京城外菴院掛搭。只看城中號火起時，便去南門外截住大軍，衝擊去路。兩個聽令去了。再調鄒淵、鄒潤，扮做賣燈客人，直往北京城中尋客店安歇。只看樓中火起，便去司獄司前策應。兩個聽令去了。再調劉唐、楊雄，扮作公人，直去北京州衙前宿歇。只看號火起時，便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，令他首尾不能救應。兩個聽令去了。再調公孫勝先生，扮做雲遊道士，卻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，將帶風火，轟天等砲數百個，直去北京城內淨處守待。只看號火起時，施放。兩個聽令去了。再調張順、跟隨燕青，從水門裏入城，逕奔盧員外家，單捉淫婦奸夫。再調王矮虎、孫新、張青、扈三娘、顧大嫂、孫二娘，扮做三對村裏夫妻，入城看燈，尋至盧俊義家中放火。再調柴進、帶同樂和，扮做軍官，直去蔡節級家中，要解救二人性命。調撥已定，衆頭領俱各聽令去了。

各各遵依軍令，不可有誤。

此是正月初頭，不說梁山泊好漢依次各各下山進發，且說北京梁中書曉過李成，聞達，王太守等一千官員，商議放燈一事。梁中書道：「一年例 北京大張燈火，慶賀元宵，與民同樂，全似東京體例；如今被梁山泊賊人兩次侵境，只恐放燈因而惹禍，下官意欲住歇放燈，你衆官心下如何計議？」聞達便道：「想此賊人，潛地退去，沒頭告示亂貼，此是計窮，必無主意，相公何必多慮。若還今年不放燈時，這厮們細作探知，必然被他恥笑。可以傳下鈞旨，曉示居民：比上年多設花燈，添扮社火，市中心添搭兩座鰲山，照依東京體例，通宵不禁，十三至十七，放燈五夜。教府尹點視居民，勿令缺少，相公親自行春，務要與民同樂。聞某親領一彪軍馬出城，去飛虎峪駐劄，以防賊人奸計。再者李都監親引鐵騎馬軍，遠城巡邏，勿令居民驚憂。」梁中書見說大喜。衆官商議已定，隨即出榜，曉諭居民。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個大郡，衝要處，卻有諸路買賣，雲屯霧集；只聽放燈，都來趕趁。在城坊隅巷，所該管廟官，每日點視，只得裝扮社火；豪富之家，各自去養花燈。遠者三二百里去買，近者也過百十里之外，便有客商，年年將燈到城貨賣。家家門前扎起燈棚，都要養掛好燈，巧樣煙火；戶內縛起山棚，擺放五色屏風燈，四邊都掛名人書畫，

并奇異古董玩器之物；在城大街小巷，家家都要點燈。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，搭起一座鰲山，上面盤紅黃紙龍兩條，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，口噴淨水。去州橋河內，週圍上下點燈，不計其數。銅佛寺前扎起一座鰲山，上面盤青龍一條，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。翠雲樓前也紮起一座鰲山，上面盤着一條白龍，四面點火，不計其數。原來這座酒樓，名貫河北，號爲第一；上有三滴水，雕梁繡柱，極是造得好；樓上樓下，有百十處圈子，終朝鼓樂喧天，每日笙歌聒耳。城中各處宮觀寺院，佛殿法堂中，各設燈火，慶賞豐年。三瓦兩舍，更不必說。

那梁山泊探細人得了這個消息，報上山來，吳用得知大喜，去對宋江說知備細。宋江便要親自領兵去打北京，安道全諫道：「將軍瘡口未完，切不可輕動；稍若怒氣相侵，實難痊可。」吳用道：「小生替哥哥走一遭。」隨即與「鐵面孔目」裴宣，點撥八路軍馬：第一隊，「雙鞭」呼延灼，引領韓滔，彭玘爲前部，「鎮三山」黃信在後策應，都是馬軍。前者呼延灼陣上打了的，是假的，故意要賺關勝，故設此計。第二隊，「豹子頭」林冲，引領馬麟，鄧飛爲前部，「小李廣」花榮在後策應，都是馬軍。第三隊，「大刀」關勝，引領宣贊，郝思文爲前部，「病尉遲」孫立在後策應，都是馬軍。第四隊，「霹靂火」秦明，引

領歐鵬、燕順爲前部；「青面獸」楊志在後策應，都是馬軍。第五隊，卻調步軍頭領「沒遮攔」穆弘，將引杜興、鄭天壽。第六隊，步軍頭領「黑旋風」李逵，將引李立、曹正。第七隊，步軍頭領「插翅虎」雷橫，將引施恩、穆春。第八隊，步軍頭領「混世魔王」樊瑞，將引項充、李袞——這八路馬步軍兵，各自取路，卽今便要起行，毋得時刻有誤。正月十五日二更爲期，都要到北京城下。馬軍步軍，一齊進發。」那八路人馬依令下山，其餘頭領，盡跟宋江保守山寨。

且說時遷是個飛簷走壁的人，不從正路入城，夜間越牆而過，城中客店內，卻不着單身客人，他自白日在街上閒走，到晚來，東嶽廟內神座底下安身。正月十三日，卻在城中往來觀看居民，百姓搭縛燈棚，懸掛燈火。正看之間，只見解珍、解寶，挑着野味，在城中往來觀看；又撞見杜遷、宋萬兩個，從瓦子裏走將出來。時遷當日先去翠雲樓上打一個望，只見孔明披着頭髮，身穿羊皮破衣，右手拄一條杖子，左手拿個碗，掩膺臙，在那裏求乞。見了時遷，打抹他去背後說話，時遷道：「哥哥，你這般一個漢子，紅紅白白面皮，不像叫化的，北京做公的多，倘或被你看破，須誤了大事，哥哥可以躲閃迴避。」說不了，又見個丐者從牆邊來，看時，卻是孔亮。時遷道：「哥哥，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，亦不像忍饑受餓的人。這般模

樣，必然決撒。卻纔道罷，背後兩個人劈角兒揪住，喝道：「你們做得好事！回頭看時，卻是楊雄、劉唐。」時遷道：「你驚殺我也！」楊雄道：「都跟我來。」帶去僻靜處埋冤道：「你三個好沒分曉，卻怎地在那裏說話！到我兩個看見，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，卻不誤了哥哥大事？我兩個都已見了，弟兄們不必再上街去。」孔明道：「鄒潤、鄒潤，自在街上賣燈；魯智深、武松，已在城外巷裏。再不必多說，只西臨期各自行事。」五個說了，都出到一個寺前，正撞見一個先生，從寺裏出來。衆人擡頭看時，卻是「入寨龍」公孫勝，背後凌振扮做道童跟着。七個人都點頭會意，各自去了。

看看相近上元，梁中書先令「大刀」關遼，將引軍馬出城，去飛虎峰駐劄，以防賊寇。十四日，卻令「李天王」李成，親引鐵騎馬軍五百，全副披掛，遠城巡視。次日，正是正月十五日，上元佳節，好生晴明。黃昏月上，六街三市，各處坊隅巷陌，點放花燈，大街小巷，都有社火。有詩爲證：

北京三五風光好，

春雨初晴春意早。

銀花火樹不夜城，

陸地攤出蓬萊島。

燭籠街照夜光寒，

人民歌舞欣時安。

五鳳羽扶雙貝闕，

六鷲背駕三神山。

紅粧女立朱簾下，

白面郎騎紫駟馬。

笙簫嘹唳入青雲，

月光清射鴛鴦瓦。

翠雲樓高侵碧天，

嬉遊來往多嬋娟。

燈毬燦爛若錦繡，

王孫公子真神仙。

遊人繆繆尙未絕，

高樓頃刻生雲煙。

是夜節級蔡福分付，教兄弟蔡慶看守着大牢：「我自回家看看便來。」方纔進得家門，只見兩個
人閃將入來：前面那個軍官打扮，後面僕者模樣。燈光之下看時，蔡福認得是「小旋風」柴進，後面的
已自是「鐵叫子」樂和。蔡節級只認得柴進，便請入裏面去，見成杯盤，隨即管待。柴進道：「不必賜酒，
在下到此，有件緊事相央。」盧員外、石秀，全得足下相觀，稱謝難盡。今晚小子就欲大牢裏趕此元宵熱鬧，
看望一遭，望你相煩引進，休得推卻。」蔡福是個公人，早猜了八分。欲待不依，誠恐打破城池，都不見了
好處，又陷了老小一家人口性命；只得擔着血海的干係，便取些舊衣裳，教他兩個換了，也扮做公人，換

了巾幘，帶柴進，樂和，逕奔牢中去了。

初更左右，王矮虎，「一丈青」孫新，顧大嫂，張青，孫二娘，三對兒村裏夫婦，喬喬畫畫，裝扮做鄉村人，挨在人叢裏，便入東門去了。公孫勝帶同凌振，挑着荆籃，去城隍廟裏廊下坐地。（這城隍廟，只在州衙側邊。）鄒潤，鄒潤，挑着燈，在城中閒走。杜遷，宋萬，各推一輛車子，逕到梁中書衙前，閃在人叢處。（原來梁中書衙，只在東門裏大街住。）劉唐，楊雄，各提着水火棍，身邊都自有暗器，來州橋上兩邊坐定。燕青領了張順，自從水門裏入城，靜處埋伏，都不在話下。

不移時，樓上鼓打二更。卻說時遷挾着一個監兒，裏面都是硫黃，焰硝（放火的藥頭），監兒上插幾朵鬧鵝兒，豎入翠雲樓後。走上樓去，只見閣子內，吹笙簫，動鼓板，撇雲閣社，子弟們鬧鬧穰穰，都在樓上打鬧賞燈。時遷上到樓上，只做買鬧鵝兒的，各處閣子裏去看。撞見解珍，解寶，拖着鋼叉，叉上掛着兔兒，在閣子前。時遷便道：「更次到了，怎生不見外面動彈？」解珍道：「我兩個方纔在樓前，見探馬過去，多管兵馬到了，你只顧去行事。」言猶未了，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，說道：「梁山泊軍馬到了西門外。」解珍分付時遷：「你自快去，我去留守司前接應。」奔到留守司前，只見敗殘軍馬，一齊奔入城來，說

道：「開大刀」喫劫了寨也！梁山泊賊寇，引軍都到城下。」李成正在城上巡邏，聽見說了，飛馬來到留守司前，教點軍兵，分付閉上城門，守護本州。

卻說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，長枷鐵鎖，在街鎮壓。聽得報說這話，慌忙到留守司前。

卻說梁中書正在衙前醉了閒坐，初聽報說，尚自不甚慌；次後沒半個更次，流星探馬，接連報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慌忙快叫「備馬！」

說言未了，只見翠雲樓上，烈焰冲天，火光奪目，十分浩大。梁中書見了，急上得馬，卻待要去時，只見兩條大漢，推兩輛車子，放在當路，便去取碗掛的燈來，望車子上點着，隨即火起。梁中書要出東門時，兩條大漢口稱：「李應，史進在此！」手燃朴刀，大踏步殺來。把門官軍，嚇得走了，手邊的傷了十數個。杜遷，宋萬卻好接着出來，四個合做一處，把住東門。梁中書見不是頭勢，帶領隨行伴當，飛奔南門。南門傳說道：「一個胖大和尚，輪動鐵禪杖；一個虎面行者，掣出雙戒刀，發喊殺入城來。」梁中書回馬，再到留守司前，只見解珍、解寶，手燃鋼叉，在那裏東撞西撞；急待回州衙，不敢近前。王太守卻好過來，劉唐、楊雄，兩條水火棍齊下，打得腦漿迸流，眼珠突出，死於街前。虞候押番，各逃殘生去了。梁中書急急回馬奔西。

門，只聽得城隍廟裏，火砲齊響，轟天震地。鄒淵、鄒潤，手拿竹竿，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。南瓦子前，王矮虎，「一丈青」殺將來。孫新、顧大嫂，身邊掣出暗器，就那裏協助。銅佛寺前，張青、孫二娘入去，爬上鰲山，放起火來。此時北京城內百姓黎民，一個個鼠竄狼奔，一家家神號鬼哭，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亘天，四方不辨。卻說梁中書奔到西門，接着李成軍馬，急到南門城上，勒住馬，在鼓樓上看時，只見城下兵馬擺滿，旗號上寫道：「大將呼延灼，」火焰光中，抖擻精神，施逞驍勇；左有韓滔，右有彭玘，黃信在後，催動人馬，雁翅一般橫殺將來，隨到門下。梁中書出不得城去，和李成躲在北門城下，望見火光明亮，軍馬不知其數，却是「豹子頭」林冲，驢馬橫鎗，左有馬麟，右有鄧飛，花榮在後，催動人馬，飛奔將來。再轉東門，一連火把叢中，只見「沒遮欄」穆弘，左有杜興，右有鄧天壽，三籌步軍好漢當先，手撚朴刀，引領一千餘人，殺入城來。梁中書逕奔南門，捨命奪路而走。吊橋邊火把齊明，只見「黑旋風」李逵，左有李立，右有曹正。李逵渾身脫剝，咬定牙根，手拏雙斧，從城濠裏飛殺過來。李立、曹正，一齊俱到。李成當先，殺開條血路，奔出城來，護着梁中書便走。只見左手下殺聲震響，火把叢中，軍馬無數，却是「大刀」關勝，拍動赤兔馬，手舞青龍刀，逕搶梁中書。李成手舉雙刀，前來迎敵。那時李成無心戀戰，撥馬便走。左有宣贊，右有郝思文，

兩肋裏撞來。孫立在後，催動人馬，併力殺來。正鬪間，背後趕上「小李廣」花榮，拈弓搭箭，射中李成副將，翻身落馬。李成見了，飛馬奔走，未及半箭之地，只見右手下鑼鼓亂鳴，火光奪目，却是「霹靂火」秦明，躍馬舞棍，引着燕順、歐鵬，背後楊志，又殺將來。李成且戰且走，折軍大半，護着梁中書，衝路走脫。

話分兩頭，却說城中之事。杜遷、宋萬，去殺梁中書老小一門良賤。劉唐、楊雄，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。孔明、孔亮，已從司獄司後牆爬將入去。鄒淵、鄒潤，却在司獄司前接住往來之人。大牢裏柴進、樂和，看見號火起了，便對蔡福、蔡慶道：「你弟兄兩個，見也不見，更待幾時？」蔡慶在門邊看時，鄒淵、鄒潤，早攔開牢門，大叫道：「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！好好送出盧員外、石秀哥哥來！」蔡慶慌忙報蔡福時，孔明、孔亮，早從牢屋上跳將下來。不由他弟兄兩個肯與不肯，柴進身邊取出器械，便去開枷，放了盧俊義、石秀。柴進說與蔡福：「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老小！」一齊都出牢門來。鄒淵、鄒潤接着，合做一處。蔡福、蔡慶，跟隨柴進，來家中保全老小。

盧俊義將引石秀、孔明、孔亮、鄒淵、鄒潤五個弟兄，逕奔家中，來捉李固、賈氏。却說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引軍裏入城，又見四下裏火起，正在家中有些眼跳，便和賈氏商量，收拾了一包金珠細軟，背了便

出門奔走。只聽得排門一代都倒，正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。李固和賈氏慌忙回身，便望裏面開了後門，蹙過牆邊，逕投河下，來尋自家躲避處。只見岸上張順大叫：「那婆娘走那裏去！」李固心慌，便跳下船中去躲。却待攢入船裏，又見一個人伸出手來，劈髮兒揪住，喝道：「李固，你認得我麼？」李固聽得是燕青的聲音，慌忙叫道：「小乙哥，我不曾和你有甚冤讎，你休得揪我上岸！」岸上張順早把那婆娘挾在肋下，拖到船邊。燕青拿了李固，都望東門來了。

再說盧俊義奔到家中，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，且叫衆人把應有家私，金銀財寶，都搬來裝在車子上，往梁山泊給散。却說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，老小同上山寨。蔡福道：「大官人，可救一城百姓，休教殘害。」柴進見說，便去尋軍師吳用。比及柴進尋着吳用，急傳下號令去，教休殺害良民時，城中將及損傷一半。但見：

烟迷城市，火燎樓臺，紅光影裏碎琉璃，黑焰叢中燒翡翠。娛人傀儡，顧不得面是背非；照夜山棚，誰管取前明後暗。斑毛老子，猖狂燈盡白髭鬚；綠髮兒郎，奔走不收華蓋傘。踏竹馬的，暗中刀鎗；舞旄老的，難免刀鎗。如花仕女，人叢中金墜玉崩；旣於佳人，片時間星飛雲散。可惜千年歌舞地，

翻成一片戰爭場。

當時天色大明，吳用，柴進，在城內鳴金收軍。衆頭領却接着盧員外并石秀，都到留守司相見，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，蔡慶弟兄兩個看覷，已逃得殘生。燕青，張順，早把這李固，賈氏解來。盧俊義見了，且教燕青監下，自行看管，聽候發落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，又撞着關勝，領着敗殘軍馬回來，合兵一處，投南便走。正走之間，前軍發起喊來，却是「混世魔王」樊瑞，左有項充，右有李袞，三籌步軍好漢，舞動飛刀飛鎗，直殺將來。背後又是「插翅虎」雷橫，將引施恩，穆春，各引一千步軍，前來截住退路。正是獄囚遇赦重回禁，病客逢醫又上床。畢竟梁中書一行人馬，怎地計結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

話說當下梁中書，李成，聞達，慌速尋得敗殘軍馬，投南便走。正行之間，又撞着兩隊伏兵，前後掩殺。

李成當先，聞達在後，護着梁中書，併力死戰，撞透重圍，脫得大難，頭盔不整，衣甲飄零，雖是折了人馬，且喜三人逃得性命，投西去了。樊瑞引項充、李袞，乘勢追趕不上，自與雷橫、施恩、穆春等，同回北京城內聽令。

再說軍師吳用，在城中傳下將令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救滅了火。梁中書、李成、聞達、王太守各家老小，殺的殺了，走的走了，也不來追究。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，應有金銀寶物，段正、綾錦，都裝載上車子；又開倉廩，將糧米俵濟滿城百姓了，餘者亦裝載上車，將回梁山泊倉用。號令衆頭領人馬，都皆完備。把李固、賈氏，釘在陷車內，將軍馬標撥作三隊，回梁山泊來。正是鞍上將敲金鐙響，馬前軍唱凱歌回。却叫戴宗先去報宋公明。宋江會集諸將，下山迎接，都到忠義堂上。宋江見了盧俊義，納頭便拜。盧俊義慌忙答禮。宋江道：「我等衆人，欲請員外上山，同聚大義，不想却遭此難，幾被傾送，寸心如割。皇天垂祐，今日再得相見，大慰平生。」盧俊義拜謝道：「上托兄長虎威，深感衆頭領之德，齊心併力，救拔賤體，肝膽塗地，難以報答。」便請蔡福、蔡慶，拜見宋江，言說：「在下若非此二人，安得殘生到此！稱謝不盡。」當下宋江要盧員外爲尊，盧俊義拜道：「盧某是何等之人，敢爲山寨之主？若得與兄長執鞭墜鐙，願爲一卒，報

答救命之恩，實爲萬幸！」宋江再三拜請，盧俊義那裏肯坐。只見李逵道：「哥哥若讓別人做山寨之主，我便殺將起來。」武松道：「哥哥只管讓來讓去，讓得弟兄們心腸冷了。」宋江大喝道：「汝等省得甚麼！不得多言！」盧俊義慌忙拜道：「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，盧某安身不牢。」李逵叫道：「今朝都沒事了，哥哥便做皇帝，教盧員外做丞相，我們都做大官，殺去東京，奪了鳥位，却不強似在這裏烏亂。」宋江大怒，喝罵李逵。吳用勸道：「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，賓客相待。等日後有功，却再讓位。」宋江方纔歡喜，就叫燕青一處安歇。另撥房屋，叫蔡福、蔡慶、安頓老小。關勝家眷，薛永已取到山寨。宋江便叫大設筵宴，犒賞馬步水三軍，令大小頭目，并衆嘍囉軍健，各自成圍作隊去喫酒。忠義堂上，設宴慶賀。大小頭領，相讓相讓，飲酒作樂。盧俊義起身道：「淫婦奸夫，擒捉在此，聽候發落。」宋江笑道：「我正忘了叫他兩個過來。」衆軍把陷車打開，拖出堂前，李固綁在左邊將軍柱上，賈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。宋江道：「休問這厮罪惡，請員外自行發落。」盧俊義手拿短刀，自下堂來，大罵潑婦賊奴，就將二人剖腹剜心，凌遲處死。拋棄屍首，上堂來拜謝衆人。衆頭領盡皆作賀，稱讚不已。

且不說梁山泊大設筵宴，犒賞馬步水三軍。却說北京梁中書探聽得梁山泊軍馬退去，再和李成，

開遠，引領敗殘軍馬，入城來看覷老小時，十損八九，衆皆號哭不已。比及隣近起軍追趕，梁山泊人馬時已自去德遠了，且教各自收軍。梁中書的夫人，躲得在後花園中，逃得性命，便叫丈夫寫表，申奏朝廷，寫書教太師知道。早早調兵遣將，勦除賊寇報仇。抄寫民間被殺死者五千餘人，中傷者不計其數，各部軍馬，總折却三萬有餘。首將齎了奏文密書上路，不則一日，來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。門吏轉報，太師教喚人來，首將直至節堂下拜見了，呈上密書申奏，訴說打破北京，賊寇浩大，不能抵敵。蔡京初意，亦欲苟且招安，功歸梁中書身上，自己亦有榮寵。今見事體敗壞，難遮掩，便欲主戰，因大怒道：「且教首將退去。」次日五更，景陽鐘響，待漏院衆集文武羣臣，蔡太師爲首，直臨玉階，面奏：「道君皇帝。」天子覽奏，大驚。有諫議大夫趙鼎出班奏道：「前者往往調兵征發，皆折兵將，蓋因失其地利，以致如此。以臣愚意，不若降勅赦罪招安，詔取赴闕，命作良臣，以防邊境之害。」蔡京聽了大怒，喝叱道：「汝爲諫議大夫，反滅朝廷綱紀，猖獗小人，罪合賜死。」天子曰：「如此，口下便令出朝。」當下革了趙鼎官爵，罷爲庶人，當朝誰敢再奏。有詩爲證：

聖書招撫是良謀，

却把忠言作寇讎。

一自老成人去後，梁山軍馬不能收。

天子又問蔡京道：「似此賊勢猖獗，可遣誰人勦捕？」蔡太師奏道：「臣最遣等山野草賊，安用大軍，臣舉凌州有二將：一人姓單，名廷珪；一人姓魏，名定國，見任本州團練使。伏乞陛下聖旨，星夜差人，調此一枝人馬，克日掃清水泊。」天子大喜，隨即降寫勅符，着樞密院調遣。天子觀起，百官退朝，衆官暗笑。次日，蔡京會省院差官，齎捧聖旨勅符，投凌州來。再說宋江水滸寨內，將北京所得的府庫金寶錢物，給賞與馬步水三軍，連日殺牛宰馬，大排筵宴，慶賞盧員外；雖無庖鳳烹龍，端的肉山酒海。衆頭領酒至半酣，吳用對宋江等說道：「今爲盧員外打破北京，殺損人民，劫掠府庫，趕得梁中書離城逃奔，他豈不寫表申奏朝廷？况他丈人是當朝太師，怎肯干罷？必然起軍發馬，前來征討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所慮，最爲得理。何不使人連夜去北京探聽虛實，我這裏好做準備。」吳用笑道：「小弟已差人去了，將次回也。」正在筵會之間，商議未了，只見原差探事人到來，報說：「北京梁中書果然申奏朝廷，要調兵征勦。有諫議大夫趙鼎，奏請招安，致被蔡京喝罵，削了趙鼎官職。如今奏過天子，差人齎捧勅符，往凌州調遣軍廷珪，魏定國——兩個團練使——起本州軍馬，前來征討。」宋江便道：「似此如何迎敵？」吳用道：「等

他來時，一發捉了。關勝起身對宋江，吳用道：「關某自從上山，深感仁兄厚待，不曾出得半分氣力。單廷珪，魏定國，蒲城多曾相會。久知單廷珪那厮，善能用「水浸兵之法」，人皆稱爲「聖水將軍」。魏定國這厮，精熟「火攻兵法」，上陣專能用火器取人，因此呼爲「神火將軍」。凌州是本境兼管本州兵馬，取此二人爲部下。小弟不才，願借五千軍兵，不等他二將起行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。他若肯降時，帶上山來；若不肯投降，必當擒來，奉獻兄長，亦不須用衆頭領張弓挾矢，費力勞神。不知尊意若何？」宋江大喜，便叫宣贊，郝思文二將，就跟着一同前去。關勝帶了五千軍馬，來日下山。次早，宋江與衆頭領在金沙灘前饒行，關勝三人，引兵去了。

衆頭領回到忠義堂上，吳用便對宋江說道：「關勝此去，未保其心，可以再差良將，隨後監督，就行接應。」宋江道：「吾觀關勝義氣凜然，始終如一，軍師不必多疑。」吳用道：「只恐他心不似兄長之心。可再叫林冲，楊志領兵，孫立，黃信爲副將，帶領五千人馬，隨卽下山。」李逵便道：「我也去走一遭。」宋江道：「此一去用你不着，自有良將建功。」李逵道：「兄弟若問，便要生病，若不叫我去時，獨自也要去走一遭。」宋江喝道：「你若不聽我的軍令，割了你頭！」李逵見說，悶悶不已，下堂去了。不說林冲，楊志

領兵下山，接應關勝。次日，只見小軍來報：「黑旋風」李逵昨夜二更，拿了兩把板斧，不知那裏去了。」宋江見報，只叫得苦：「是我夜來衝撞了他這幾句言語，多管是投別處去了。」吳用道：「兄長，非也。他雖膽鹵，義氣倒重，不到得投別處去。多管是過兩日便來，兄長放心。」宋江心慌，先使戴宗去趕，後着時遷、李雲、樂和、王定六——四個首將——分四路去尋。

且說李逵是夜，提着兩把板斧下山，抄小路徑投凌州去，一路上白尋思道：「這兩個烏將軍，何消得許多軍馬去征他！我且搶入城中，一斧一個都砍殺了，也教哥哥喫一驚，也和他們爭得一口氣。」走了半日，走得肚饑，原來貪慌下山，不曾帶得盤纏。多時不做這買賣，尋思道：「只得尋個鳥出氣的。」正走之間，看見路傍一個村酒店，李逵便入去裏面坐下，連打了三角酒，二斤肉喫了，起身便走。酒保攔住討錢。李逵道：「待我前頭去尋得些買賣，却把來還你！」說罷，便動身。只見外面走入個彪形大漢來，喝道：「你這黑廝，好大膽！誰開的酒店，你來白喫，不肯還錢！」李逵睜着眼道：「老爺不揀那裏，只是白喫。」那漢道：「我對你說時，驚得你尿流屁滾！老爺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！本錢都是宋江哥哥的。」李逵聽了暗笑：「我山寨裏那裏認得這個鳥人！」原來韓伯龍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，要來梁山泊

入夥，却投奔了「旱地忽律」朱貴，要他引見宋江。因是宋公明生發背瘡，在寨中又調兵遣將，多忙少閒，不曾見得。朱貴權且教他在村中賣酒。常時李逵去腰間拔出一把板斧，看着韓伯龍道：「把斧頭爲當。」韓伯龍不知是計，舒手來接，見李逵手起，望面門上只一斧，脰脰地砍着。可憐韓伯龍做了半世強人，死在李逵之手！兩三個火家，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，望深村裏走了。李逵就地擄掠了盤纏，放火燒了草屋，望凌州去了。

行不得一日，正走之間，官道傍邊，只見走過一條大漢，直上直下相李逵。李逵見那人看他，便道：「你那厮看老爺怎地？」那漢便答道：「你是誰的老爺？」李逵便搶將入來。那漢子手起一拳，打個塔墩。李逵尋思：「這漢子倒使得好拳！」坐在地下，仰着臉問道：「你這漢子，姓甚名誰？」那漢道：「老爺沒姓，要厮打便和你厮打！你敢起來！」李逵大怒，正待跳將起來，被那漢子肋羅裏只一脚，又踢了一交。李逵叫道：「贏他不得！」爬將起來便走。那漢叫住問道：「這黑漢子，你姓甚名誰？那裏人氏？」李逵道：「我說與你，休要喫驚。我是梁山泊「黑旋風」李逵的便是。」那漢道：「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說謊？」李逵道：「你不信，只看我這兩把板斧。」那漢道：「你既是梁山泊好漢，獨自一個投那裏去？」李逵道：

「我和哥哥寧口氣，要投凌州去殺那姓單姓魏的兩個。」那漢道：「我聽得你梁山泊已有軍馬去了，你且說是誰？」李逵道：「先是『大刀』關勝領兵，隨後便是『豹子頭』林冲，『青面獸』楊志，領軍策應。」那漢聽了，納頭便拜。李逵道：「你端的姓甚名誰？」那漢道：「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，祖傳三代，相撲爲生，卻纔手脚，父子相傳，不教徒弟。平生最無面目，到處投人不着，山東、河北都叫我做『沒面目』焦挺。近日打聽得寇州地面，有摩山，名爲枯樹山。山上有個強人，平生只好殺人，世人把他比做『喪門神』，姓鮑名旭。他在那山裏，打家劫舍，我如今待要去那裏入夥。」李逵道：「你有這等本事，如何不來投奔俺哥哥宋公明？」焦挺道：「我多時要投奔大寨入夥，卻沒條門路。今日得遇兄長，願隨哥哥。」李逵道：「我卻要和宋公明哥哥爭口氣了下山來，不殺得一個人，空着雙手，怎地回去？你和我去枯樹山，說了鮑旭，同去凌州殺得單魏二將，便好回山。」焦挺道：「凌州一府城池，許多軍馬在彼，我和你只兩個，便有十分本事，也不濟事，枉送了性命；不如單去枯樹山說了鮑旭，都去大寨入夥，此爲上計。」兩個正說之間，背後時遷趕將來叫道：「哥哥憂得作苦，便請回山。如今分四路去趕你也。」李逵引着焦挺，且教與時遷廝見了。時遷勸李逵回山：「宋公明哥哥等你……」李逵道：「你且住！我和焦挺商量定

了：先去枯樹山說了鮑旭，方纔回來。」時邊道：「使不得，哥哥等你，即便回寨。」李逵道：「你若不跟我去，你自先回山寨，報與哥哥知道，我便回也。」時邊懼怕李逵，自回山寨去了。焦挺和李逵自投寇州來，望枯樹山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關勝與同宣贊，郝思文，引領五千軍馬接來，相近凌州。且說凌州太守，接得東京調兵的勅旨，并蔡太師割付，便請兵馬關勝、單廷珪、魏定國商議。二將受了割付，隨即選點軍兵，關領軍器，拴束鞍馬，整頓糧草，指日起行。忽聞報說：「蒲東「大刀」關勝引軍到來，侵犯本州。」單廷珪、魏定國聽得大怒，便收拾軍馬，出城迎敵。兩軍相近，旗鼓相望。門旗下關勝出馬。那邊陣內鼓聲響處，「聖水將軍」出馬。怎生打扮：

戴一頂渾鐵打就四方鐵帽，頂上撒一顆斗來大小黑纓。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縫沿邊烏油鎧甲，穿一領皂羅繡就點翠團花禿袖征袍，着—雙斜皮跣鎧嵌線雲跟靴，繫一條碧鞋釘就疊勝獅蠻帶。一張弓，一壺箭。騎一匹深烏馬，使一條黑桿鎗。

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北方皂纛旗，上齊七個銀字：「聖水將軍單廷珪。」又見這邊響鈴響處，轉出

這員「神火將軍」魏定國來出馬。怎生打扮：

戴一頂朱紅緞嵌點金束髮盔，頂上撒一把掃帚長短赤纓。披一副攔連環吞獸面豹猊鏡，穿一領繡雲霞飛怪獸絳紅袍，着一雙刺麒麟間翡翠雲縫錦跟靴。帶一張描金雀畫寶雕弓，懸一盞鳳翎鑿山狼牙箭。騎坐一匹胭脂馬，手使一口熟銅刀。

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南方紅纓旗，上書七個銀字：「神火將軍魏定國。」兩員虎將，一齊出到陣前。關勝見了，在馬上說道：「二位將軍，別來久矣！」單廷珪、魏定國大笑，指着關勝罵道：「無才小輩，背反狂夫！上負朝廷之恩，下辱祖宗名目，不知死活！引軍到來，有何禮說？」關勝答道：「你二將差矣。目今主上昏昧，奸臣弄權，非親不用，非讎不談。兄長宋公明、仁德施恩，替天行道，特令關某等到來，招請二位將軍。倘蒙不棄，便請過來，同歸山寨。」單魏二將聽得大怒，驟馬齊出。一個是北方一朵烏雲，一個如南方一團烈火，飛出陣前。關勝卻待去迎敵，左手下飛出宣贊，右手下奔出郝思文，兩對兒在陣前廝殺。刀對刀，迸萬道寒光；鎗擲鎗，起一天殺氣。關勝遙見「神火將軍」越關越精沛，「聖水將軍」無半點懼色。正鬪之間，兩將撥轉馬頭，望本陣便走。郝思文、宣贊，隨即追趕，衝入陣中。只見魏定國轉入左邊，單廷珪轉過

右邊。隨後宣贊趕着魏定國，郝思文追住單廷珪。且說宣贊正趕之間，只見四五百步軍，都是紅旗紅甲，一字兒圍裏將來，撓鉤齊下，套索飛來，和人連馬活捉去了。再說郝思文追住單廷珪到右邊，只見五百來步軍，盡是黑旗黑甲，一字兒裏轉來，腦後衆軍齊上，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。可憐二將英雄，到此翻成畫餅。一面把人解入凌州，一面仍率五百精兵，捲殺過來。關勝舉手無措，大敗輸虧，望後便退。隨即單廷珪，魏定國，拍馬在背後追來。關勝正走之間，只見前面衝出二將。關勝看時，左有林冲，右有楊志，從兩肋窩裏撞將出來，殺散凌州軍馬。關勝收住本部殘兵，與林冲，楊志相見，合兵一處。隨後孫立，黃信，一同見了，權且下寨。

卻說「水」「火」二將，捉得宣贊，郝思文，得勝回到城中，張太守接着，置酒作賀；一面教人做造陷車，裝了二人，差一員偏將，帶領三百步軍，連夜解上東京，申達朝廷。且說偏將帶領三百人馬，監押宣贊，郝思文上東京來，逃過前行，來到一個去處，只見滿山枯樹，遍地蘆芽，一聲鏗響，撞出一夥強人，當先一個，手搭雙斧，聲喝如雷，正是梁山泊「黑旋風」李逵。後面帶着這個好漢，端的是誰，正是：

相撲叢中人盡伏，

拽拳飛脚如刀毒。

劣性發時似山倒，

焦挺從來沒面目。

李逵，焦挺兩個好漢，引着小喽囉，攔住去路，也不打話，便搶陷車。偏將急待要走，背後又攔出一個好漢，正是：

莽淨醜臉如鍋底，

雙睛疊暴露狼唇。

放火殺人提關劍，

鮑旭名喚「喪門神」。

這個好漢，正是「喪門神」鮑旭，向前把偏將手起劍落，砍下馬來，其餘人等，攔下陷車，盡皆逃命去了。李逵看時，卻是宣贊，郝思文，使問了備細來由。宣贊見李逵亦問：「你怎生在此？」李逵說道：「爲是哥哥不肯教我來廝殺，獨自個私走下山來，先殺了韓伯龍，後撞見焦挺，引我在此。」鮑旭一見如故，便如親兄弟一般接待。卻纔商議，正欲去打凌州，卻有小喽囉山頭上望見這夥人馬，監押陷車到來。只道官兵捕盜，不想卻是你二位。」鮑旭邀請到寨內，殺牛置酒相待。郝思文道：「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夥，不若將引本部人馬，就同去凌州，併力攻打，此爲上策。」鮑旭道：「小可與李兄正如此商議，足下之言，說的最是我山寨之中，也有三二百匹好馬。」帶領五七百小喽囉，五簍好漢，一齊來打凌州。

卻說逃難軍士奔回來，報與張太守說道：「半路裏有強人奪了陷車，殺了偏將。」單廷珪、魏定國聽得大怒，便道：「這番拿着，便在這裏施刑。」只聽得城外關勝引兵搦戰。單廷珪爭先出馬，開城門，放下吊橋，引五百玄甲軍，飛奔出城迎敵。門旗開處，「聖水將軍」單廷珪出馬，大罵關勝道：「辱國敗將，何不就死！」關勝聽了，舞刀拍馬。兩個鬪不到五十餘合，關勝勒轉馬頭，慌忙便走。單廷珪隨即趕將來。約趕十餘里，關勝回頭喝道：「你這斷不下馬受降，更待何時！」單廷珪挺鎗，直取關勝後心。關勝使出神威，拖起刀背，只一拍，喝一聲「下去！」單廷珪落馬。關勝下馬，向前扶起，叫道：「將軍恕罪！」單廷珪惶恐伏禮，乞命受降。關勝道：「某與宋公明哥哥面前，多曾舉你。特來相招二位將軍，同聚大義。」單廷珪答道：「不才願施犬馬之力，同共替天行道。」兩個說罷，並馬而行。林冲接見二人，並馬行來，便問其故。關勝不說輸贏，答道：「山僻之內，訴舊論新，招請歸降。」林冲……等衆皆大喜。單廷珪回至陣前，大叫一聲，五百玄甲軍兵，一鬪過來；其餘人馬，奔入城中去了，連忙報知太守。

魏定國聽了，大怒，次日領起軍馬，出城交戰。單廷珪與關勝、林冲，直臨陣前。只見門旗開處，「神火將軍」魏定國出馬，見了單廷珪，順了關勝，大罵：「忘恩背主，負義匹夫！」關勝大怒，拍馬向前迎敵。

二馬相交，軍器並舉。兩將鬪不到十合，魏定國望本陣便走。關勝卻欲要追，單廷珪大叫道：「將軍不可去趕。」關勝連忙勒住戰馬，說猶未了，凌州陣內，早飛出五百火兵，身穿絳衣，手執火器，前後擁出有五輛火車，車上都滿裝蘆葦引火之物。軍人背上，各拴鐵葫蘆一個，內藏硫黃焰硝，五色煙藥，一齊點着，飛搶出來。人近人倒，馬過馬傷。關勝軍兵四散奔走，退四十餘里，扎住。魏定國收轉軍馬回城，看見本州烘烘火起，烈烈烟生。原來卻是「黑旋風」李逵與同焦挺、鮑旭，帶領枯樹山人馬，都去凌州背後，打破北門，殺入城中，放起火來，劫擄倉庫錢糧。魏定國知道了，不敢入城，慌速回軍，被關勝隨後趕上追殺，首尾不能相顧。凌州已失，魏定國只得退走，奔中陵縣屯駐。關勝引軍把縣四下圍住，便令諸將調兵攻打。魏定國閉門不出。單廷珪便對關勝、林冲……等衆位說道：「此人是一勇之夫，攻擊得緊，他寧死，必不辱。事寬卽完，急難成效。小弟願往縣中，不避刀斧，用好言招撫此人，束手來降，免動干戈。」關勝見說，大喜，隨卽叫單廷珪單人匹馬到縣。小校報知，魏定國出來相見了。單廷珪用好言說道：「如今朝廷不明，天下大亂，天子昏昧，奸臣弄權，我等歸順宋公明，且居水泊。久後奸臣退位，那時去邪歸正，未爲晚矣。」魏定國聽罷，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若是要我歸順，須是關勝親自來請，我便投降；他若是不來，我寧死不辱！」

單廷珪即便上馬回來，報與關勝。關勝見說，便道：「大丈夫作事，何故疑惑？」便與單廷珪匹馬單刀而去。林冲諫道：「兄長，人心難付，三思而行。」關勝道：「好漢作事無妨。」直到縣衙，魏定國接着，大喜，願拜投降，同敘舊情，設筵管待。當日帶領五百火兵，都來大寨，與林冲、楊志，并衆頭領，俱各相見已了，即便收軍，回梁山泊來。宋江早使戴宗接着，對李逵說道：「只爲你偷走下山，教衆兄弟趕了許多路。如今時遷、樂和、李雲、王定六四個，先回山去了。我如今先去報知哥哥，免至懸望。」

不說戴宗先去了，且說關勝等軍馬，回到金沙灘邊，水軍頭領，棹船接濟軍馬，陸續過渡，只見一個人氣急敗壞跑將來。衆人看時，卻是一「金毛犬」一段景住。林冲便問道：「你和楊林、石勇，去北地裏買馬，如何這等慌迷跑來？」一段景住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，宋江調撥軍兵，來打這個去處，重報舊讎，再雪前恨。正是：情知語是鈎和線，從頭釣出是非來。畢竟一段景住說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